

幼科概论

总论

光致所讲幼科，注重在实用二字，不尚虚文。以自己二十余年临证延医之经验，兼采各家学说医理，简易明通。于临证实用者，均采集不嫌其浅俗，以求对于病者实用，对症治疗。平日体察小儿所常得的各种病症，与成人的病症根本不同，临证延医方法自异。至于小儿又分乳婴与成童，其病症与治法更不能同。成人之病症，虽亦不外乎寒热虚实燥湿积滞伤风寒及肺病血病，千头万绪，似觉不易措手，延医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非细心体察，加以阅历，潜心研求，真知灼见，不能定症名，用药治疗。然成人能自道病之所在，及身体的痛苦见端，再证以望闻问切等手续，自能见到症之象，及症之状，即可定出症之属于内伤外感，及内外兼病。迹象即得，即可因症用以疗治，似难而实不难。非若小儿之病症，自己既不知病之所在，尤不能自言病之痛苦及迹象。身体细小，四肢百骸均未长成，不能任猛烈性的药。然小儿又多不易服药，又不能与平常缓性药，使之慢慢而愈，如惊风等症，不能稍延者。虽小儿无七情六欲，得病似觉简单，而临证用药则甚烦难，稍有出入，遗害无穷，似易而实难也。故幼科另立一门，俗呼为哑科，以望闻切又不能问也。是以非有经验，不足以话幼科，非有一二十年之经验不能治幼科病。至于辨指纹诊脉治病不过辅助云耳。

幼科论治

小儿之病，百倍难于方脉。其疾病痒，不能自言，旁人又不能代言，全恃医之意揣之，揣之不合，杀人易如反掌。即揣得当，而小儿纯阳之体，易虚易实，药一过分，变幻百端。此非顶聪明，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者，未可胜任也。至于护惜之深，姑息之至，则饱暖失宜，果物恣食，畏若废药，或求速杂投，则又非医家之咎矣。然揣之之法，不过辨其表里虚实寒热。其法与方脉无异，其症亦与方脉同，方脉中之病，小儿亦无不有也。故不能幼科者，或能治方脉，不能方脉者，必不能治幼科。

初生保胎

初生三朝，即用三黄汤解其胎毒。服三四日后，每日投金银花汤至弥月而止，可保其痘稀而少疮疹之患。能遇寒冬之月，或小儿体寒质薄，而专用金银花汤亦可。弥月间，声直发搐，撮口脐风，是胎风也，俗名腹里惊。因其母，肝气素郁，儿禀受之，再浴时断脐时，或有进风，得外风，则内风动。此症发之太早，泣不出声，泣而无泪者，皆难治。治法痰盛者，先治痰，先清火，或用益黄散治之。视其牙龈有泡，急以棉裹指擦破之，用青黛冰片略涂口内为妙。至三岁以前，形质微弱，无脉可凭，但察其脉之强弱缓急而已。复更察其食指，寅卯辰三关，男左女右。食指近手，第一节为寅关，次节为卯关，上节为辰关。凡儿有病，必有脉纹外见。如现纹在寅关，不过卯关者易治，过卯关者难治，过辰关者更难治。若一条纹从寅关直透辰者，必死。其纹青色为风，紫为泻利，青紫为肝木乘脾，红则为热。合之唇舌面色，亦可得其大概也。三岁后，六七至为平脉，四五至为寒，九十至为困脉，弦急为气不和，沉缓为伤食，促急为虚惊，浮为风，沉细为寒，脉乱者不治。

外热内热辨

外热与内热不同。外热者，身终日发热，或拘束肢冷，有青涕咳嗽，头痛鼻塞之象，内则脉浮而不渴，此外解之症也。不可用凉药，宜荆防散表之，得汗自愈。内热者，如夜热潮热，昼轻夜重，病最缠绵，或口渴，或腹胀，或盗汗，其症有因伤食停痞，伏燥伏火，阴虚阳虚等异，宜分别而治，此内解之症也，不可用表药。伤食者，保和丸加地骨皮消之；停痞者，和中丸加鳖甲、牡蛎消之；伏燥者，贝母栝楼散润之，伏火者，黄芩芍药汤加山栀、丹皮等清之；阴虚者，蒿皮四物汤退之；阳虚者，四君子汤养之。此等热必伤阴，口渐消瘦，成为疳癆，慎之。

非惊论

方脉中有中寒中暑诸症，时医混以为中风，东垣、景岳以非风别之善矣。幼科有急惊风、慢惊风二症，不惟惊字全无干涉，即风字亦未可混称，乃自有惊风之名，而滥以丸子相投，从此小儿之遭其劫者，不知万万矣。试思惊字何解，凡受吓者，谓之惊。吓者神魂失守，心神恍惚，惕惕悸动，唯心虚者易犯。此在方脉中亦有之，幼科中大惊猝恐一症即此候也。是真惊也，故用药以人参、五味、枣仁、丹参等安神定魄为主，断无有攻痰散风而能治惊症者。且风字亦有二义，在外感则为风邪，宜用表散；在内病则为肝风，宜用镇息。今混

言之曰风，究竟外风乎？内风乎？治外风之药，不可以治肝，治肝风之药，不可以解表，甚矣哉！其混也。盖时俗所谓急惊风者，痰火闭也。小儿受暑热，则生火，乳积则生痰，痰火相搏，则血虚而肝失所养。肝主筋，筋脉肝热，则抽搐，故外作拘挛，面现青色，是肝燥而风内动，非外风也。是痰火闭其窍，而目窜牙紧发厥，非吓惊也。但利其窍，清其火，降其痰，则神醒矣。此症即不医亦能自醒，而漫以惊风之名可乎？世俗所谓慢惊风者，脾虚生风也。小儿或吐、或泻，久则脾虚，肝木乘之，手足微搐，是内风侮土，非外风也。阳衰神怠，气息短促，是中风脱之，非惊吓也。宜补其脾，回其阳，则土振而木静矣。此症不补必死，而谬以惊风名之可乎？故急惊实为火症，慢惊为虚寒症，如水火然。治急惊药，不可以治慢，治慢惊药，不可以治急，而世俗竟有以一粒丹名之曰治急慢惊风，欺人乎？欺天乎？兹特并揭之曰非惊，而分为痰火闭症，木侮土症，则为实，为虚，各当求其病源而治之，而小儿庶不至于枉死。

痰火闭症

痰火之症，即俗所谓急惊风也。小儿或感风寒，或积乳食，皆生痰，痰积则化火。或受暑热，亦生火，失于清解，则火升而痰亦生。痰火上壅，闭其肺窍，则诸窍皆闭。其症目直气喘，昏闷不醒，且火甚则肝燥筋急，为抽搐掣颤，反引窜视而八候生焉。总因痰火郁结，肝风内动而成。当其拘挛弓仰之时，但以手扶，不可用力抱紧，伤其经络，致成废疾。起初以通关散开其嚏，得嚏则醒，轻者利火降痰汤，重者清口煎，加石膏、菖蒲、竹茹，或抱龙丸，醒后清热养血汤。

木侮土症

木侮土症，即俗所谓慢惊风也。小儿受暑受寒或伤乳食，皆能作吐作泻，或吐泻交作，久则脾土虚弱，肝木乘之。其泻渐见青色，面部痿白带青，手足微搐无力，神气恹恹不振，而慢惊成矣。初起即宜异功散，吐则加藿香、煨姜。若病已数日，粪见青色，即加木香，或肉桂。若手足皆冷，脉息微细，唇舌痿白，此将脱之症，宜急用附子理中汤，以温中回阳，尚有可救。诸脏之症皆缓，独脾病之变甚速，尽有吐泻一昼夜，而即脱者，甚勿缓视也。

指纹晰义

幼科指纹总无正论，且游移不定，莫可稽驳。有谓不必用者，有用而至于怪诞不经，诬民惑世者，是皆未中之理，所以有用有不用之殊议。请以一得之愚，聊发其要。盖此指纹，与寸关尺同一脉也。按《内经》十二经脉，始于手太阴（纹者关旁支也，从手腕后出食指之端，而交通营卫于手阳明太阴之经）即此指纹是也。明如景岳，犹谓此纹为手阳明浮络。不知手太阴经起于中府，而终于大拇之少商；手阳明经起于食指，商阳不相值，若无此旁支交通营卫，不几令太阴阳明表里断绝乎？况此脉可诊，人所不知，其迟数代促，与太渊一毫无异。但脉体差小，由旁支也。指纹之法，起于宋人钱仲阳，以食指分为三关，寅曰风关，卯曰气关，辰曰命关，其诀谓风轻气重命危。虽未必其言悉验，而其义可取。盖位则自下而上，邪则自浅而深，证则自轻而重，人皆可信。只恨复出诡异之谬说（惊风门类），致后贤多歧亡羊，反成疑案。予意仲阳宋之名人，以孝见称，岂肯为此误世。大抵后之俗子，假托其名而为之者。惟有识者，知其语言鄙俚，证论荒唐，便能弃置不用，如张景岳、夏禹铸辈，皆谓可不必用。盖非不用，实恶其妄诞不经，而无可可用耳，近世医家不知真伪，不辨是非，习而行之，乃致惑世诬民，祸害婴幼儿。夫医重关生命，乃听无稽之言，流传贻殃，是岂其可。予虽不敏，粗知经脉，每见幼科指纹之说，不胜发竖欲为规正，恨其非人，知而不言。此心未慊，今幸余闲，请言其要。盖此指纹，即太渊脉之旁支也，则纹之变易，即太渊之变易，不必另立异说，眩人心目。但当浮沉，分表里；红紫，辨寒热；淡滞，定虚实，则用之不尽矣。倘舍此不图，妄执谬说以为是，临证不察病源，谬指为人惊畜惊，讹惑愚昧，予恐盲人瞎马终堕重渊，莫之能出矣。周卢中曰：指纹晰义之精，自仲阳以来，七百余年，无人道及。今读至此，如梦初觉，如醉初醒，足以快人神志，真千古特识也。盖世人乍闻此言，未能深信，姑就其舛谬之传，撮其大要以正之。其略曰：指现青纹，认是四足惊，虎口脉青色，是猪犬马惊，黑色因水扑，赤色火惊人，紫色多成泻，黄即是雷惊，是指纹之青赤黑皆惊之所致。然则小儿之禀赋浓薄、胎元寒热，以及内伤外感、杂症、麻疹数百之证，悉当以惊风称之，以惊风治之矣。不然除去青黄赤黑之纹，又将何辨非惊风乎？谬误之传，莫此为最。既然云黄即困脾虚矣，是谓指纹黄色脾土受伤不足之证，又曰黄即是雷惊，似谓闻雷致惊有余之候。假令小儿指纹见黄，不知此时应断为脾困乎？即应断为雷惊乎？治之者，不知应治脾乎？应治其雷乎？或将合一为治乎？抑亦分析其方乎？且脾困为虚，雷惊为实，治虚遗实，治实遗虚，兼治不能，分治不可，予亦莫知何所适从乎？至谓青色，大小曲人惊并四足，夫人与四足灵蠢天渊，清浊冰炭，气化纯杂不侔，断无并列之举。今既曰人惊并四足

矣，则是临证时，凡指纹青者，谓人之惊可也，即谓四足惊亦可也，是人与四足意可以通称，而四足与人不几为同类耶？即以纹曲之大小别之，原其意，必谓大曲为人惊，小曲为四足惊，又安知人不为小曲，畜惊不为大曲乎？何所据而确知，人惊之，曲必应大，畜惊之，曲必应小。设使大曲之中，仍有小曲，小曲之旁，兼有大曲，得无曰：此人惊中之畜惊，畜惊中之人惊耶？无稽之谈，不堪寓目。再究其治疗，更无是处。若谓人惊，畜惊，总是一惊，不必论证，不须异治，则今之分大分小，指人指畜者，得非谵妄乎？若谓人惊畜惊，各为一惊，未可同论，正不知人惊为何病，惊畜为何证，宜以何物治人惊，何物治四足惊。既有以上之惊名，应立以上之证治，何以并无一法，而徒设无稽虚言以诳，在庸妄固不足责，而立言位公之规正，反为编次于书，遗误后世，吾恐有目者，未必不能之裂也。

再曰青是凉，白是疳。青惊，即以前诸说，不必琐赘。至于白是疳，诚为妄诬。夫疳证，即方脉之虚劳，在幼稚为之疳积，未脾肾两伤之候。久之则五脏俱损，中气败极，则面目肌肤，俱见白，形如枯骨之象，故曰：白是疳，此以形色言也。今以指纹当之，谬之甚矣。盖气血两伤，精神久亏之证，其纹必淡，凡虚证皆然，不特疳证已矣。然正可言其色淡，不可谓之色白，盖指上从无白纹。予临证四十余载，未尝一遇。后人勿谓古人之言，一定不易。必俟其指纹白色，始可称之为疳，若然则疳证之儿无幸矣。故知按图索骥，终非解人；神而明之，始称匠手。指纹辨证，详列于下。

指纹切要

小儿自弥月至三岁，犹未可以诊切。非无脉之可诊，盖诊之难，而虚实不易定也。小儿每怯生人，初见不无啼叫，呼吸先乱，神志仓忙，而迟数大小已失本来之象矣，诊之何益？不若指纹之可见者，与面目病候相印证，此亦医生望中切两兼之意也。

令人抱儿对立于向光之处，以左手握儿食指，以我右手拇指推儿三关，察其形色，细心体认，亦惟辨其表里寒热虚实足之矣。世人好异，不从实地用功，以此为浅近之谈，不屑留意，不知临证，能辨此六者，便为至高之手。盖表里清则病之在经在府，而汗下无误；寒热明，则知用寒远热，用热远寒，或寒因寒用，热因热用，因时制宜，用无不当；虚实辨则知大虚有盛候，大实有羸状，不为假证眩惑。凡真虚实易知，假虚假实难辨，真假帮助，则无虚虚实实之患。于此切要关头，不知体会，但以不经之言，欺世诳俗，谓何者为人惊，何者为畜惊，不特欺人，而且自欺，不特无益治疗，而且误人命，是谁之咎

哉？

三关部位歌

初起风关证未央，气关纹现急须防，乍临命位诚危急，射甲通关病势彰。

纹见风关，为病邪初入之象，证向轻微，体亦未困，治之诚易。纹见气关，邪气正盛，病已沉重，治之宜速。

倘三关通度，纹出命关，则邪气游漫，充塞经络，为至重之候。设透关射甲，则邪气无所容，高而不能降，为亢阳戴阳之象，治之者留心，慎勿轻视。

浮沉分表里歌

指纹何故乍然浮，邪在皮肤未作愁，腠理不通名表证，急行疏散汗药投。

此纹与太渊脉相通，凡有外邪，太渊脉浮，此纹亦浮。盖邪在皮毛腠理之间，故指纹亦显露于外，谓之表证。

速宜疏散，启其皮毛，开其腠理，使邪随微汗而解。一匕成功，何嫌而不投哉。

忽尔关纹渐渐沉，已知入里病方深，莫将风药轻尝试，须向阳明里证寻。

指纹见沉，知邪入里，但有浅深之别。若往来寒热，指纹半沉，尚在阳明胃经，治宜解肌。若于外证身热不已，指纹极沉，已入阳明胃腑，速宜攻下。庸妄见其身热，犹以风药治之。盖病在内，治其外，非其治也。不特病邪不解，适足以燥其阴血，而愈增其困。

红紫辨寒热歌

身安定见红黄色，红暗多从寒里得，淡红隐隐本虚寒，直到深红化为热。

神气泰宁，营卫静平，定见太平景象。盖黄为中和之气，红乃交明之色，黄红隐隐，景物熙熙，焉有不安之理。寒邪初入皮毛，经络乍滞，所以纹见红暗，由血滞也。无论内寒外寒，初病久病，一见此纹，总是寒证。凡人中气性弱，营卫不充，纹必淡莹而兼红，虚寒之证。至谓深红化热，其理安在。红本寒因，岂能化热？由其寒闭皮毛，腠理不通。凡人身内据之乱，时与皮毛之气相通贯，无一息之暂停。今寒闭汗孔，内出之气无所发泄，郁于毛孔之间，渐积渐浓，而化为热矣。此内出之气热，非外受之寒能变热也。

关纹见紫热之征，青色为风古所称，伤食紫青痰气逆，三关青黑祸难胜。

营行脉中，卫行脉外。热壅经络，阻其阴营之道，所以纹紫为热炽，千古定评也。少阳甲木，其色本青，肝胆受邪，纹见青色，此伤风候也。但可以风热称之，不可称惊风以误世。盖青者本经之色，《内经》有在天为风、在地为木之言，所以风木同气。肝受风邪，纹必见此青。理最明最显，而幼科偏不言青为风，偏言青为惊。据幼科所论，惊出于心。然青色非心之色，何以青为惊乎？此等牵强之说，最为谬误。予有惊风关妄，详列二卷。紫而兼青，食伤之候。盖食饮有形之物，阻抑中焦清阳，脾气不能宣布，故风邪乘其因而侮之；所以疾风上逆也。疏通壅滞，令其流利可也。倘郁抑既久，脾气愈不运化，营卫愈见涩滞，则风痰食热固结中焦，所以青而兼黑，此抑郁之至也。急宜攻下，庶有生机，误认惊风，百无一救。

指纹淡淡亦堪惊，总为先天禀赋轻，脾胃本虚中气弱，切防攻伐损乳婴。

小儿禀受阳虚，肌肤暗白，唇舌淡色者，指纹四时皆淡，虽有病亦现淡红色青淡紫而已。盖淡红虚寒，淡青虚风，淡紫虚热，此等儿根本不坚，中气怯弱，无论新病久病，总归于虚，一毫攻伐，不敢轻用。倘误投克削，覆水难收，悔之晚矣。

关纹涩滞什因由，邪遏阴营卫气留，食郁中焦风热炽，不行推荡更何求。

病邪阻郁营卫，营运迟滞，消化无力。所以指纹推之不甚分明，无活泼流行之象，由食饮风寒相搏，是为实证。急宜推荡，去其陈腐，其愈亦易。若因三关纯黑，推之不动，死证也，不治。

纹形主病歌

腹疼纹入掌中心，弯内风寒次第侵，纹向外弯痰食热，水形脾肺两伤阴。

掌心包络所主，纹入掌中，邪侵五内，由中气寒也，故为腹痛。纹若弯弓，内外有别。其纹之两头弯，向中指为内，为顺证，为外感风寒，治之犹易；其纹弯向大指为外，为逆证，为内伤饮食，治之稍难。形如水字，脾肺不足，食塞太阴，中气怯弱，脾不运化故也。或向指纹惟止一线，安能有水字之形？曰不观太渊之脉，亦止一线，何以阳维阴维，阳跷阴跷，有时左右连带现纹，岂非水字之形乎？脉有左右，安知纹无左右？但能触类旁通，无往非理，岂特指纹为然？

凡看指纹，以我之大拇侧面，推儿食指三关，切不可覆指而推。盖螺纹有火，克制肺金，纹必变色。又只可从命关推上风关，切不可从风关推出命关，此纹愈推愈出。其纹在先原未透命关，误推而出之，大伤肺气，且不能辨纹色，慎之戒之。

以上表里寒热虚实，凿凿有据，但能于临证时，认得此六字分明，胸中自有主宰，虽不中不远矣，若但以惊风塞责，第扪心自问，未免怀惭。凡我同人，互为砥砺幸矣。

小儿脉法

小儿三五岁，可以诊视，第手腕短促，三部莫分，惟以一指候之，诚非易也。《内经》诊视小儿，以大小缓急四脉为准。予不避僭越，体察其意，仍从浮沉迟数四脉，而以有力无力定其虚实缓急，更为明悉，比较尤为有根据。

《内经》脉要

黄帝曰：乳子而病热，脉悬小者如何？

夫乳子病热，脉见悬小者，阳症见阴脉，本为大忌，但小而缓者，邪甚微，其愈易；小而急者，邪客深，为可虑，故以为问。

岐伯曰：手足温则生，寒则死。夫小儿以稚阳为体，而如病，纹脉现暗淡，肢脉至虽小，手足温者，犹能生。以四肢为诸阳之本，阳犹在也。若四肢寒冷者，则邪胜其正，元阳去矣，故曰死也。

帝曰：乳子中风热，喘鸣肩息者脉何如？岐伯曰：喘鸣肩息者，脉实大也，缓者生，急者死。此言小儿之外感也。风热中于阳分而喘鸣肩息者，脉当实大。但大而缓，则胃气好，邪渐退，故能生；实而急，则真脏见，病日进，则死也。

此《内经》之旨，圣人立言简切，而总括无余。世人不悟，视为寻常，能于此处等处着眼，则诊视之要诀思过半矣。予之临证诊视，无论凶吉，则多中者，亦不外此。第意之所至，口莫能宣。窃详经所谓大小缓急者，亦发而不露之意。盖大即浮洪类也，小即沉细类也，急即数也，缓即迟也，何若竟易以浮沉迟数之为得乎？再以节庵之有力无力，辨其表里虚实，诚诊视小儿天然不易之妙诀。夫节庵亦一常人，而能以有力无力，辨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，虽至显浅，至平易，亦至确当，岂真古今之人不相及耶。

四脉主病

浮脉主表（病在外），沉脉主里（病在内）。迟脉主脏（病为寒），数脉主腑（病为热）。四至五至为迟为寒，为不足。七至八至为数为热，为太过。

浮迟外寒，沉迟内寒，有力实寒，无力虚寒。

浮数外热，沉数内热，有力实热，无力虚热。

主症：浮而有力，风热；无力，阴虚。沉而有力，痰食；无力，气滞。迟而有力，为痛；无力，虚寒。数而有力，实热；无力，疮疡。

总括脉要歌

太渊一指定安危，六至中和五至亏，七八热多三四冷，浮沉迟数贵详推，有力为阳为实热，虚寒无力里何疑，若能留意于中取，何至望洋泣远岐。

浮而有力实兼风（风热皆阳，表之实也）。无力阴虚汗雨（阴津妄泄，表之虚也）。有力而沉痰食害（痰凝食滞，结于里也）。沉而无力气凝胸（气滞于中，不运化也）。迟而有力多为痛（浮迟外痛，沉迟内痛）。无力虚寒气血亏（气弱血衰，至虚之候）。数脉热多终有力（数而有力，实热何疑）。疮痍无力热虚攻（阴虚受伤，虚热所致）。

脉证宜忌歌

脉浮身热汗之松（阳邪居表，热从汗解）。沉细身凉莫强攻（无论表里，不堪攻伐）。咳嗽正嫌浮带数（浮缓为宜，浮数大忌）。细沉肿胀定知凶（脾胃虚寒，愈不运化）。

沉迟下痢方为吉（气血俱伤，最嫌洪数）。洪数偏宜痘疹逢（阴阳充足，毒不能留）。腹痛不堪浮有力（三阴受病，浮则反常）。浮洪吐衄总无功（阳火太盛，阴血愈伤）。

陶节庵曰：诊脉之要，无论浮沉迟数，但于有力无力中分别。有力者为阳，为实，为热；无力者为阴，为虚，为寒。至哉斯言也，后贤无忽。

初诞救护

小儿初生，或不能发声，谓之梦生，多不知临时救急办法，甚为可悯。切勿断脐带，速用磁盆盛温水，将胞衣泡入，用手缓缓搂之，使暖气渐渐入儿腹，再以热汤烫洗脐带，即能回阳气而发声也。若温熨后犹不发声者，即取猫一双，以布袋裹其头足。使伶俐妇人，拿着猫头，向儿耳边，以口啮猫耳，猫必大叫一声，儿即醒而发声，此时方可剪断脐带。或用老葱煎半熟，向儿臀部打之，亦能发声。又有因难产，或冒风寒，举之迟，儿气欲绝，不能啼者，脐带

胞衣亦按前法温暖之，令暖气入腹，气回即苏，再以父母之口气呵而接之。凡断脐带，世俗皆以刀剪断之，最为不妥。但用大纸捻蘸香油，燃火于脐带上烧之令断。盖所以补接阳气，不但为回生起死之良法，并且日后无伤寒泄泻之患。初生肾缩，亦受寒气所致，用硫黄、吴茱萸各一钱，研成极细末，捣葱取汁调膏涂小腹，另以蛇床子烧烟熏之即伸。

闷脐生者，在小儿粪门有一膜，闷住肠气，则不能出声，拍之则膜破而啼矣。又有轻巧妇人以银簪轻轻挑破，亦甚方便合宜。或不能挑，急以暖衣包紧，勿令散放，以热水浸其胞衣，寒天则以火炙之，久则热气入腹而气内鼓，其膜自破，声自出矣。又有生下无谷道者，乃肺热闭于肛门，急以金银或玉簪之物，向肛门正中谷道刺穿之，或以火针刺穿，但不可刺深。以中空油纸捻套住，免其再合。儿初生下遍身如鱼皮，或如水晶，破则流水，以密陀僧研成极细末搽之即愈。初生遍身无皮俱红肉，急以稻米粉干扑之，候其皮生全则止。初生大便小便不通，腹胀危急，令妇人口含热水，吮儿之前后心，及脐下手足心共七处，每一处吮吸七口，至肉色红为止，须臾即通。初生尿闭，以葱一根切碎，以人乳半杯同煎，去葱取乳分作四次服之，尿即通。不吮乳者，服此亦即吮乳。除此方法外，尚有两个很有效验的方法列在下面：

一、小儿初生大小便不通，腹胀危急欲死。可急用大田螺一个，一两上下者，连皮捣烂，涂在儿脐下，一刻即大小便均通矣。此法可谓真神方也。

二、若小儿只是小便不通，芫草鲜者一两，与乳同煎，而后去芫草取乳，令小儿吮之小便即可通。此法较葱法不但无辣味，力尤快大也。芫草若无鲜的，干的亦可。

调燮须注意

小儿初生，饮食未动，胃气未开，廓然清虚之府，宜乘此时加意调燮。小儿未啼之时，令精巧妇人用指轻轻探儿口，挖去污血。急以甘草汤，用软帛裹指蘸汤，拭去口中涎沫。然后看儿面色，若身面俱红，而唇舌紫者，知其必有胎毒。每日用盐茶，但不可太咸，以帛蘸洗其口，去其粘涎，每日须五六次。此法至神至圣，世所不知。盖儿之胎毒，藏于脾胃，口中多有粘涎，其马牙鹅口，重舌木舌，皆从此起。每日洗拭，则毒随涎去，病从何来，而且至简至易，何忽视而不为。倘胎毒重，直须过周岁，方得用此法，有胎毒者之调燮也。盖周岁后，头面满起红粒或带白尖，始能发现于外表。倘儿面唇淡红，此为胎寒，惟以淡姜汤洗拭，每日一二次足矣。盖姜能开胃而且和中，最利于实用者。至于古方之用黄连、大黄、朱砂、轻粉开口之法，此时断不可用。今时稟受

十有九虚，若寒克削最不相宜。况婴儿初诞，如蛰虫出户，草木萌芽，卒遇寒雪严霜，未有不为其摧折。以苦寒而入初诞儿之口，亦若是也。每见三朝七日，必有腹痛呕乳，液泻夜啼之证，是皆苦寒伤胃之害，其孰能知之。或曰：子言苦寒不可用于初诞儿之口，何以后之沆瀣丹及泻青丸，有三黄大黄，得无矛盾乎？曰彼胎毒已现，外证可凭，有病病当，何大黄之足畏。今初诞开口，未辨毒之有无，即使有毒，尚然未发，深藏潜伏，声臭俱泯。程风雏有言：安辑闾阎，必诛冠盗，未可挾平人而诛之，日尔将为寇也。以苦寒而开口，是诛平人也。毒发而畏寒，是有寇不诛，乡原之仁，乌乎可也。

脐风症论

脐风不由六腑起，为五脏之直中症。其起病的时期，初生至七日内。七日外所现的病，即不属脐矣。脐风初发，小儿吸乳必较前口松，两眼角挨眉心处忽现黄色，渐至鼻部，口即微撮，微现吹嘘状。若再下行至环口，唇口即绪紧，舌头强直，故有撮口噤口缩腹等象之恶候也。盖脐为通气之总窍，五脏之寒门。儿在胎元之时，五官虽具，呼吸尚未能通。唯脐间能通真气，随母之呼吸为呼吸，借脐带胞衣相连，以资生长也。及儿落生，呱呱一声，气始通其口鼻。故脐之于小儿，关系最为至要，断脐带时，不可不慎。或剪脐带时留的太短，或退出未紧，或洗儿时水不温暖，或收拾动作时间过久，均足以致邪风、寒气、水分，侵入其中。内热外寒相激，儿之抵抗能力尚自薄弱，外邪每乘虚而入，内伤于脾，脾传于肺，肺传于心胞，心胞传于肝，肝传于肾。小儿体尚脆弱，病毒不能久在稚体中蕴蓄，故一外发，即成脐风，因其病毒由脐而来也。其症状大别之如下：面赤啼如猫叫声直者，心包受病也；手足抽搐目斜天吊者，肝经受病也；唇青口松痰涎壅塞者，脾经受病也；牙关紧急舌短腹缩者，肾经受病也；啼哭不止喘急鼻煽者，肺经受病也。凡五脏之见症，仅有一二脏发现病形者，尚可疗治；若五脏病形悉见者，无法疗治也。盖婴儿初生，脐风最为恶候，以其发之骤。一经发动，险象环生，临床施治，万勿忙乱。须先求其致病之内因外因，由外因而得者，先辨明寒热，再辨风湿。若小儿肚腹胀满，遍身作烧，撮口吐乳，或吮乳口松，多啼不乳，大便不通，小溲短赤，或无小溲，此是脐风初起之候，宜速用清热利水解感通络等法治之。病毒尚在脾肺，犹易措手也，药方列后：

川锦纹（七分）条黄芩（八分）龙胆草（五分）生梔皮（一钱）细木通（一钱）酒川芎（五分）连翘壳（一钱）赤芍药（八分）薄荷叶（五分）川黄柏（七分）广陈皮（一钱）

前方用水一茶碗，煎成小半茶碗，频频与儿灌之，即可奏效也。以该方之用黄芩，能清上焦之热，黄柏能清下焦之热，大黄可清中焦之热，又藉其有推陈致新之功、活血治烦之力，胆草、梔皮能导三焦之郁火，从大肠而泻出。犹虑苦寒之药，性或凝滞，加以陈皮、枳壳之类，散滞行气，利痰饮为之佐使。复用川芎、薄荷，引头面之风邪，从高而下趋，连翘解除烦热而消毒，赤芍可调荣活络，木通利水通膀胱气而舒郁。此方用之，大可清热解毒，清血通气，又能引邪火从大便小溲而去也。若至气喘急，啼声不出，涕泪皆干，面上青筋动，是病毒传入心肝肾三脏。小儿必至噤口锁肚，目瞽神昏，四肢抽搐，由热毒而转成寒毒之象，病毒深入。惟有速服指迷七气汤，直攻气道之壅塞，疏利血分之病毒，使其气通湿化风散寒解，清升浊降，阴阳回复，始有挽救之望也。万勿看药性峻利，疑畏不敢令儿服食。试思症象险恶至此程度，不服药儿亡可立待，何如服之以希万一也，药方列下：

指迷七气汤方

治一切腹寒痛多啼、不乳等症，皆由阴阳不能升降，气道壅塞而然。是方温运疏利脏腑，通气化温解散凝寒也。

酒炙蓬莪术（五分）小青皮（五分）藿香叶（八分）广陈皮（一钱）苦桔梗（一钱）香附（七分）上肉桂（三分）公丁香（二分）益智仁（六分）法半夏（八分）炙甘草（三分）老生姜（二分）大红枣（二个）以上各药，用水一茶碗半，煎至半茶碗，母子同服，可转危为缓，若肚脐已现青肿，撮口不动，或牙关紧急，口吐白沫，爪甲青黑者，是血已停止营运，立即云亡，即可不必用药施治也。若无前条之症象发现，只有吮乳不利，口吐白沫，啼声渐小，舌上起红粒如粟米状，大便小溲不通者，先以食指裹粗布蘸浓茶汁，轻轻将红粒擦破，见血才好。如上亦见红点子，亦同与擦破，然后再灌以第一个药方，即能见效，万不可再服第二个指迷七气汤药也。盖此时以症象论，病毒尚在脾肺，有渐进肝脏之趋向，尚未攻入肾，病毒未至厥阴至深之候，不能由热转寒，用通气回阳法，温以解之也。至于内因，是属先天遗传性的。婴儿未出世以前，息息与父母相关，遗传性的关系甚大。若其父母平时不能修身节欲，婴儿落生后，未有不发生胎毒者，是其明证也。所以其父母若淋病，或花柳病，婴儿在胎胞中即伏毒根，毒与身体俱长，待至落生后，乍与外界的寒湿风邪相接触，虽有起脐风之可能性，然婴儿若禀赋甚茁壮，即具有天赋的抵抗病毒之能力，能在婴儿体中隐伏，至一月后再外发，作胎毒各病型，可以躲过脐风之恶候，自较救治尚易为力。或病毒蕴于婴儿体中，能到一岁以外。因年龄的

增长，身体日见坚实，抵抗的力量，自然愈大。此时之病毒能向外趋，作皮肤外之种种疮疡。延医得法，亦可化险为夷，更无所谓脐风也。若延医失时，或不得法，不知清其内毒，一味在皮肤外注意，作疮毒之治疗，是必遏截病毒的出路，不得解散。已自行外现之病毒，复转而向内攻进，即起痉挛抽搐，俗所谓惊风者也。若婴儿在胎胞中，受有遗传性毒的影响。降生以后，体质复形虚弱，不能任受外界之寒湿风邪所侵袭，焉有抵抗的能力。外邪即其虚而乘之，致引起内蕴之毒，发之最烈。一二日间，即起脐风，象候凶恶，朝发夕死，每不及救治也，盖至此而发为脐风，五脏已均感受病毒，真是绝症。故外因而起之脐风，尚可按脏施治，治之合法，十几可愈六七人。若脐风由内因而起，即万一的希望亦无也。

泻青丸方

锦壮黄（五钱）黑山栀（二钱）酒川芎（钱半）炒枳实（三钱）北防风（三钱）酒羌活（钱半）当归身（三钱）

以上各药，其研细末，炼白蜜为丸，如梧桐子大，以青黛为衣，每服一钱，白开水送下。

此方专治表里均热，能表里两解，一切停食、停乳，兼感冒等症，皆能有神效也。

沆瀣丹方

此方治小儿一切胎毒、胎热、胎黄、面赤目闭、鹅口、口疮、重舌、木舌、喉闭、乳蛾、浑身壮热、小便黄赤、大便闭结、麻、疹、癩、游风、癣、疥、流丹、瘾疹、痰食、风热、腮、面肿。近有能者，自出化裁，而增损之，遂为幼科而一无二之神方，作三焦之主治。盖凡脏气流通者，必不郁滞，或受毒于妊前，或感邪于诞后，遂尔中气抑郁，则见以前诸症。方内所有黄芩，清上焦之热，黄柏，清下焦之热，大黄，清中焦之热，又藉其有推陈致新之功，活血治烦之力，能导三焦郁火，从魄门而出。犹虑苦寒凝腻，加槟榔、枳壳之类，散滞行气，利痰为佐。

用川芎、薄荷，复引头面风热，从高而下趋，连翘解毒除烦，赤芍调营活血，牵牛利水走气分而舒郁，滑石清润抑阳火而扶阴，又能引邪热从小便而出。用治以前有余诸症，应如桴鼓。予生平最慎攻伐，惟此方用之最久，神效莫能殫述，真济世之良方也。

杭川芎（九钱，酒制）锦壮黄（九钱，酒蒸）浓黄芩（九钱，酒炒）实黄柏（九钱，酒炒）黑牵牛（炒取头末，六钱）薄荷叶（四钱五分）滑石粉（水飞，六钱）尖槟榔（七钱五分，童便洗晒）陈枳壳（四钱五分，麸炒净）连翘（除去心隔取净，六钱）京赤芍（六钱，炒）上十一味根据方炮制和匀，焙燥研极细末，炼蜜为丸，如芡实大。月内之儿每服一丸，稍大者二丸，具用茶水汤化服。乳母切忌油腻。但觉微有泄泻，则药力行，病即减矣，如不泄再服之。重病每日三服，以愈为度。此方并不峻厉，幸母无疑畏。惟胎寒胎怯面青白者忌之。一曰锁肚，由胎中热毒壅成，结于肛门，大便不通。急令妇人温水嗽口吮哺之，前后心并脐下及手足心共七处，凡四五次。再以玄明粉五分研末，蜂蜜少许，温水调服，以通为度。如便不通，以葱白三四寸长，用油抹润，轻轻送入谷道，纳入约一寸，以通为快。若犹不通，可用田螺肉一两，加蒜一瓣，共捣匀做一饼，贴脐下半寸地方，一点钟即通。不过此方力量甚大，用时斟酌。若至七日不通者死。古人之论脐风，皆谓由于水湿风冷所致，予则以为古论犹未尽也。盖脐风有内外二因，有可治不可治之别。外因者风湿所伤，内因者禀赋之真阳不足也。予尝见一妇孕育十数胎，皆男，尽伤于七日内之脐风，无一存者。若谓外邪所伤，何以独伤此妇之儿，又岂无一儿能避之者，此内因之显而易见也。凡男子之命门真阳平足者，右尺脉必细涩无神，降生必有脐风，此予察之详，见之确，非耳闻者比也。其外因者，病发于三四五日之间，病发于六腑故可治；内因者，病发于六七日之间，病生于五脏，故不易治。曩者夏禹铸有预防脐风之诀，谓三朝一七，看儿两眼角发黄必有脐风。不知禀受浓者，生下即满面红黄，乃为吉色，误认脐风，其害不小，此法不确。惟命乳母每日摸儿两乳，乳内有小核，是其候也。然两乳内有核发脐风者固多，而亦有不发脐风者，此法十有八九不确。但看小儿不时喷嚏，更加多啼哭，吮乳口松，是真脐风候也，急宜治之。第脐风之治，无一成法可遵，虽有疏风攻下之法，莫能济急。唯有临时用针刺少商穴，令其见血；再用白砂灵丹，敷鼻孔内，使其作嚏，以救危急，另谋用药治之。无论脐风抽搐，以及凶险症，用药不能挽回者，此法可以生之，久经效验未肯传。因见幼科不知此法，往往错误用之，反致引动风邪，固蔽火毒致儿身热不退，火毒内攻，每多不救，故不忍秘，尽行吐露，以公诸同学也。世之幼科治病，辄曰剪风，曰截风，夫剪者邀遏之谓也，截者堵塞之谓也。不先以针刺用于少商，开脉所行之地，岂非堵遏其邪，而但关门逐盗之谓乎。不知风邪之在人身，善行数变，无形无声，欲除其害，无知疏散条达而去之，不使久羁于营卫与经络则善矣。如仲景之治伤寒，而立汗吐下三法，邪之在表者汗解之，邪之在上者吐而越之，邪之深入者下而涤之，总欲其邪尽而后已不，未闻有邀截而能愈者。今幼科不但

为逐邪，至反闭关绝险，阻其去路，使邪气退不可，进不得，猖狂踴躅，欲其不倒刃相攻，斩关逆犯者，不可得也。此皆为治者酿成之祸，于邪何尤。凡邪之伤人，未有不从三阳而入者，治法亦必使其三阳而出，故此症亦由三阳解之。盖欲引其出表，断不使之入里也。其白砂灵丹列后：

白砂灵丹

此方专治小儿急惊风，大惊猝恐，痰火壅闭，四肢绝逆，脐风撮口，鹅口木舌，伤风霍乱，上吐下泻，腹痛头疼，中暑受热，不省人事，或斜视天吊，反引抽搐等症，开窍定惊止痛最快。此为秘方，同学得之，不可轻传。闻服兼可，闻用少许，服用四厘。

生半夏（二两）生贝母（一两五钱）西牛黄（四分五厘）真硼砂（五钱）原寸香（四分五厘）梅冰片（四分五厘）原蟾酥（五钱）以上七味药，共研细末，过极细重箩，瓶装不可泄气。

又方治撮口、脐风、锁肚，辰砂僵蚕散。

辰砂僵蚕散方

辰砂（水飞，五钱）真僵蚕（一钱，炒）天竺黄（五分）蚌珍珠（三分）真麝香（一分）以上五味药，共研细末，装入瓶内，不可泄气，每用少许，蜜调抹于小儿之口内。

又方治身热、脐风、撮口，龙胆汤。

龙胆汤方

龙胆草（五分）钩藤（一钱）北柴胡（五分）片姜黄（五分）京赤芍（一钱）炙甘草（三分）苦桔梗（一钱）白茯苓（五分）川大黄（纸包煨，一分）大红枣（一枚）以上十味，水煎温服。

又单方治撮口，用牛黄一分研末，竹沥调滴入口中即愈。

又单方治撮口，用穿山甲（用尾上甲三片，羊油炙极黄）蝎梢（一个），共研细末。以乳汁调涂乳上，令儿吮之。用浓细衣裹包须臾，汗出即愈。

又方治胎毒、锁肚、口噤，保生汤。

保生汤方

北防风（七分）陈枳壳（五分）小橘红（四分）白茯苓（三分）荆芥穗（三分）远志肉（四分）制南星（五分）苦桔梗（二分）炙甘草（二分）

灯芯少许作引，水煎服。

又方治脐肿突出，二豆散。

二豆散方

红饭豆（一钱）淡豆豉（一钱）天南星（一两）鲜白蔹（一钱）以上各药共研细末，再以田芭蕉挤汁，少加香油调药敷脐四傍，小便顺利即愈。

又方治脐生湿疮，龙骨散。

龙骨散方

石龙骨（煨，一钱）真轻粉（五分）川黄连（一钱）枯白矾（一钱）共为末干搽。

又方治脐生湿疮。即用大红洋绒烧灰为末散，敷之即效。

初生后小儿之杂症治法

小儿初生面红啼哭不止，此心胞与胆经有热，是在胎元时感受母热所致也，宜急治之。如过三日有成脐风可

能性，即不易治也。今将药方列于后：

炒枳壳（四分）炒山栀（四分）炒扁柏叶（四分）炒川连（三分）黄柏（二分）生甘草（二分）

薄荷叶（四分）水煎去渣，入白糖少许，调成二茶匙，以鸭毛扫其舌之上下左右数次，看小儿面色变淡红色，

始能止药。或用吴茱萸四钱，研细末陈醋调成糊，敷小儿两足心，日换数次，过一夜引火下行即愈，此法最妥妙也。

小儿无故不吮乳，啼哭不止。是脾不运化，肠气调节迟滞，以致腹痛也。治法通其肠气，脾气随之运化，腹痛即可立止。方列后：

台乌药一钱煎浓，用白布裹棉花作乳型，蘸药汁令儿吮之即愈。

小儿夜啼不止，是因穿盖过暖，忽起内热，或与父母同床，为父母体热所炙。因之生热者，清热即安。用方列后：

小生地（八分）嫩黄芩（六分）生甘草（三分）细木通（五分）灯芯（五寸）竹叶（四片，为引），用水煎成半酒杯，用茶匙缓缓与服，过夜即愈。或用前吴茱萸末醋调，敷儿两足心，引火下行法亦妙。又方用蝉蜕七个，去足头取下半截，炒研末，再以薄荷三四分煎水调服，立止如神。又方若啼时面赤者，心包热也，用青黛三分拌灯芯十寸煎服即愈。

若看小儿啼久，面色青白、手足冷者，是外寒激住内热，热不能外泄，转向里攻，恐致起惊，应用解寒引热外行法治之。药方列后：

钩藤钩（五分）广木香（三分）杭白芍（五分）明天麻（四分）当归身（五分）朱茯神（五分）生姜（一片）红枣（一枚，为引），用水煎浓作半酒杯，频频令儿饮之，即止啼平复也。

曲体啼哭不止者，是直中寒邪腹痛也。应用方列后，系外热熨者：

淡豆豉（一钱，捣碎）生姜（一钱，切碎）葱白（一寸，切碎）炙甘草（五分）小茴香（五分）同盐一两炒热，以布包熨儿肚上，立能止啼止痛也。

小儿初生面目黄色，渐及遍身均发黄。此在胎元即受湿热，落生后又复感湿气，外湿引内湿，而发此症象，名为胎黄。由脾湿熏蒸，胆受之而汁溢所成也。治方列后：

炒山栀（八分）天花粉（八分）绵茵陈（一钱）淡豆豉（一钱）水煎成半酒杯，缓缓与儿服之，即可黄退身安，此方甚为神效。小儿满身起红点奇痒，啼哭不止，是血热受风也。应用方法列下：

小生地（八分）炒芥穗（七分）北防风（七分）炒山栀（八分）赤杭芍（分）水煎成半酒杯与儿服。外用紫浮萍（二钱）滑石（三钱）共研细末，用夏布包之搽儿遍身面各处，即红消痒止平复如初也。

头缝不合，名为解颅，此肾气不足也。法宜助阳补肾。方列后。

干姜（七钱）细辛（三钱）肉桂（五钱）以上各药共研细末，用陈醋和成饼状，敷在头顶下陷处，一时后小儿面上现赤色即愈。

小儿初生两眼赤红肿烂，是胎中受热，落生后复感外风，以致成此症象也。治法用蚯蚓泥（即曲蟾粪）用饮过茶的茶叶捣化，敷儿囟门上，干则再换，不过三四次即愈。又方用生南星、生大黄，等分为末，醋调涂足心，引火下行，隔夜亦愈。若胎热太重，或稍延时日，肿烂之势漫延，用前两方不能即愈者，尚须服煎剂方能收功。药方列后：

小生地（八分）赤芍药（八分）酒川芎（五分）龙胆草（六分）生栀衣（六分）灯芯少许为引，用水煎浓汁，缓缓灌之，药渣可再加水煮汁一酒杯，与儿蘸棉花轻洗两眼患处，其肿自消，赤亦自退。小儿两腮肿硬治法。新产婴儿，小月以内患噤口不乳，啼声不出，两腮肿硬有核，名曰螳螂子，又名腮

。若不急治，肿延喉鼻，即不可救矣。此症是胎毒兼内热，又感时邪所致，万勿用外科剖割法治疗。此是内科症也，一经用刀，恐致伤命。治法当用外敷内服兼施，始克收效也，外敷用田螺七个，麝香少许，朱砂五分，共捣如泥，贴囟门上，俟干自落，切勿剥去。再用银针微刺肿硬处，挤出恶血，以甘草研末水调糊之。若有鲜蒲公英，或鲜水仙花下的白根，捣溶贴之尤妙。其内服方用清热、解毒、消肿、通络法治之。方列后：

生莠子（八分）生甘草（四分）青连翘（一钱）薄荷叶（五分）冬桑叶（八分）以上各药共用水半碗，煎成半酒杯，慢慢与小儿服之即愈。

小儿口肿并生马牙治法。小儿口内肿起如菌形者，名曰乳菌。牙龈生白泡者，名为马牙疳。致使儿不能吃乳，法以指蘸甘草水，再裹上青布，轻轻搽之，看肿处及白泡出血为度。用棉拭去血，敷上青黛面即愈。极重者，以僵蚕（三条，去丝去嘴），人中白（四分），冰片（一分），共研细末擦患处。略停片刻，用茶水洗净，棉花拭干再擦，一日三四次行之自愈。如未愈方中加入硼砂（三分），血竭（三分），青黛（三分），儿茶（一分五厘）等药面，每日洗擦三四次，无不愈者。

小儿百日内，口生白点不计其数，用布拭之则去。满口缠遍，内窜入喉，日夜啼哭不乳，俗名云口，即是鹅口疳。速用黄连（五分），紫地丁（五分），煎汤以指裹绸蘸汤拭去，再敷上益元散，即不再发。若再用益元散（一钱），加灯芯竹叶少许同煎，澄清灌服，以清内里热毒尤妙。又方用芙蓉花、真青黛同研细末，白点擦破后敷之，亦甚效。

小儿口角流涎，湿浸环唇，均成赤红，渐渐湿烂，此脾经寒也。此时小儿粪溏，小溲清长，应用温脾利湿通气法治之。药方列后：

白术（五分）青皮（五分）炮姜（五分）法夏（一钱）丁香（一钱）共研细末，米汤为丸，如小米大。一岁以下小儿每服十丸，米汤送下，服完自愈。若症象如前，而大便燥结，小溲短赤，吐乳带酸味，夜不安睡者，是脾热也。脾经湿热蕴蒸，气不运化，胃亦满滞，故乳不消化而上溢。其治法可应用下之方：

滑石块（八分）扁豆衣（一钱）细川连（五分）广陈皮（五分）鸡内金（一钱）灯芯竹叶（少许）共享水半茶碗，煎成一酒杯，缓缓灌之即愈。

小儿百日内喘急咳逆，胸博高起者，症名龟胸。是肺感外邪失治，肿胀发炎也。此症甚紧急，不容缓治，稍延即起肩息，全身之神经立即紧张，而起拘挛，顷刻无救矣。治法须用猛烈速效药，以谋挽回其生命。万勿恐药性峻，不敢与儿灌服，致遗后悔也。药方列后：

酒川军（五分）生石膏（八分）杏仁泥（一钱）细木通（七分）炙麻绒

（四分）生甘草（四分）法半夏（七分）杭白芍（一钱）葶苈子（五分，布包）

大红枣（三个，去核）以上各药共享水一茶碗，煎成小半茶碗，频频灌之。肺中痰降，气自通顺，热清炎去，症自能愈也。

婴儿护持得法可以避病说

婴儿之初生，肌肤未充实，气血本薄弱，但能寒暖适宜，肌饱调匀，饱食酣眠之外，别无所事。护持得法，躯体自然日见其肥硕。所谓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也，如此者焉受病。故婴儿之襁褓，宜用旧絮，护背宜稍浓，盖五脏均系于背也。不用新絮者，防传热引起内火也。平素亦不可过暖，更宜使婴儿常见风日，俾其肌肤日渐致密，气血日渐强实。若将婴儿藏于密室，卧于重帏深帐之中，或衣浓太暖，则骨肉软脆，不任风寒。偶然抱之外出，每为外间风露所欺，多易致病。至于婴儿之哺乳，亦不宜过饱，总使少欠为是。俗语：“忍三分饥，吃七分饱，谨护肚脐，少洗澡”。皆至理名言也。又须慎选乳母，身体清健，不犯七情为合格。盖婴儿藉乳以养生命，关系甚大。善为乳母者，夏季避其热，热则致儿吐逆；冬季避其寒，寒则致儿感冒咳嗽。食怒乳则儿逆气胸满，食醉乳则儿身热腹痛。新房而乳，儿每瘦瘠，骨软行走迟慢。儿啼未定，即与乳哺，易致气逆，乳不消化，停滞胸膈结为痰饮，遂成壮热。壮热不已，乃发抽搐。有孕而乳，则儿黄瘦发焦，肚大脚小。总之，乳母能慎寒暑，避恚怒，不食浓腻炙爆，庶乳汁清和，儿不致病。否则阴阳不能调和，气血沸腾，乳汁败坏，乳儿疾必丛兴也。他若频与儿服药饵，则儿之脏腑必暗损伤，每由极细小之症，辄变成败象，不易施行治疗。育儿之家，不可不知也。又有沿习俗，于儿初诞之时，在儿顶额之前，头发之际，用姜艾炙之，或以灯火遍身烧之，万不可用。彼等以为如此施行，可截风路，预防起惊。殊不知适足以大开风门，反能引风入内也。盖用火功治疗，有时儿得斯病，非行姜炙及灯火不可，是不得已而用之。若无故而用，伐及无辜，则诸病自兹始矣。其外尤有数条保护小儿法则，乳儿之人，若能根据法行之，则儿自易壮实，百病不生也。一凡浴儿时，须调和浴汤，试看冷热，若温度不和宜，每易使儿怖畏而生病。过冷伤儿营，过热伤儿卫。浴时更不可过久，儿之脊背尤当注意护持，恐外间风寒，从背脊侵袭以成病也。一婴儿后天以脾胃为主，故落生后必须与以乳食，以助其生长之机，但得饱食酣眠，其结果自然肥壮。乳食与小儿关系之大，有如此者，所以乳哺须有调节，有调节脾胃自然壮实。过其食量，则脾胃伤滞，消化不良，百病由此丛生矣。夏日乳不宜过温，冬日不宜过凉，哺儿时须

调和之。若系食乳母之乳，有不相宜时，乳母亦须服药。调和其温度，而后与儿食。凡乳前不可与食物，乳后尤不可与食物，盖小儿脾胃薄弱，一经乳食并进，终至难于运化。初能成积，久则成痞成疳，药治不易措手。是皆为乳母者，不慎之过也，一小儿衣服不可过暖，以养成儿体有抵抗外界之力量。寒则加衣，热则减衣，总使寒热合度。过热则汗泄，而腠肤舒张，以致风邪易入，疾病乃生。更忌解脱衣裤当风，恐致感冒伤风。然风日清和，园林等地，又当抱儿出游，以悦心目，兼得养气，俾儿易于生长，万勿将儿格置阴湿草地，不见风日，致儿脾肾受寒湿，腹痛泻泄也。

药饵不可轻服论

小儿之脏腑薄弱，百骸四肢均未长成，本不可轻与服药。盖草木气味不纯，金石之性更较霸烈，原非脾胃嫩脆者所宜。况问切不能真确，焉能知疾病之所在。惟凭望色以追寻病能，细心诊察，始能证明病之地位及程度，用历久的经验，临床以施治。毫厘千里，药饵岂易服哉。粗疏庸愚之辈，不明生理，不知病能，何能辨别虚实寒热，欲其识症无差，用药无误，殆不易得也。故凡有微小的病症，为其父母者，切不可仓忙忧急。但令哺儿之乳母，严戒油腻荤酒，使其乳汁清和，小儿吮其乳，肠胃先得清和，儿体的抵抗力量，立即回复。二三日间，微小之病能，不药自然痊愈。俗云：勿药为中医，旨哉斯言也。常见井市之人，不明生理，只知医药能治病，而不知医药亦能加病。小儿偶有不活泼症象，即忙觅医服药。遇医之练达者，或不致误；庸愚者自以为是，每以通套克消药，或治风疾的惊风药治之，是本无病之中生出有病，伐及无辜，病反加重。为父母者见其无效，必再更医治疗，如此粗率，焉能遇见高手。惟有相与任意猜度，曰风、曰痰、曰惊、曰热，前服之药，性未行开，后服之药继至。寒热乱投，杂乱无章，甚至日易数医，各为臆说，不同性之药叠进，刻不容缓。如是之治病，小儿焉能有命也。嗟乎？药性各异，见识不同，娇嫩的肠胃，何堪此无情之药味，扰攘于腹中。不必病能伤人，而医药即可以死之矣。况小儿之体质，与已长成熟的成年人不同，小儿的身体易实易虚。言虚者，正气易于虚也；言实者，邪气易于实也。然邪成之实，必乘正气之虚。若罔顾正气之虚，惟逐邪成之实，其有不败者几希。例如寒能伤营也，但温养阴营，风能伤卫也，惟辛调卫气，只使营卫和平而宣行，则客邪不攻而自散。俾本身天赋之抵抗力，自行反抗而逐邪，则邪退而正气安。小儿之微细病象平复，自然反回其健康也。故药物之治疗，必须细心详察，非用药物不能去病，始可择其不甚猛烈，与气血无大损伤者用之。不然者惟有不服药，待其体躬的响

应，得天然之抵抗，虽无显著之功效，而可以不生遗患也。

不经医对病服药之误论

小儿气血未充实，一生盛衰之基，全在幼时，为其父母者，若不经心护持，大则夭亡，小则遗害终身，此饮食之宜调，而药饵尤当慎也。今世之为人父母者，一见小儿有病，亦知着急。但吝惜财物，不为延医疗治，到药肆述病状以市药，与儿服食以望愈病。或无医药常识，不知生理，妄作聪明，仅据俗传之丹方，对症与儿服药。如此之治疗疾病，焉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呢？况病有内伤外感之不同，虚实寒热之各异，今欲执一种之丹药，治复杂不同之病症，凡稍有识者，必知其不能去病，而反添病也。夫有是病，而用是药，则病受之；无是病，而用是药，则元气受之。小儿之元气薄弱，抵抗的力量能有几何？无因受斯损伤，而变生不测，为父母者虽知悔恨，亦何补于事实也。兹举数条不经医治，自行与儿服药之谬误于下，使为父母者知所戒惧，于不知不觉中，保全小儿之生命，当不在少处也。常见有爱子者，因其黄瘦，无以为忧，辄以肥儿丸、保和丸之类，使之常服。不知肥儿丸中苦寒克消之品甚多，服久能败元阳，能损胃气，欲其儿肥也，适足以瘦儿；欲其保和者，适足以违和耳。又如抱龙丸之类降痰清热药，亦不可轻服屡用。一富家之儿，每多痰饮，时或惊叫不安。每遇儿有病，亦不论其何病，动以此丸一投而愈。彼时以为神丹，无此灵验，连续与服数十次。及儿长也则一无所知，凝然一痴物而已。岂非暗损元神，寒品藉香味药入知觉神经所致也。又如市售之保赤散及救急散等药，尤不可率尔与儿服用。该两种药均以巴豆霜为君，逐风降痰为佐，其性猛烈无比，服之在上可立吐，在下可立泻。以之治儿停食痰积，偶一服之，去病甚快，尚无大害。若常服之，较前诸药祸害尤甚。至对于有外感及时令传染之痧痘疹等温病，更绝对的为禁剂。一经误服，温毒外感立即内陷，症成不救。虽再服神丹，亦莫能使已内陷之外感温毒，再行复出于外也。盖保赤散、救急散，治内伤症及急惊风，或痰火实症则可，用其悍攻下之力，以荡涤其病。若虚弱之症及慢惊风，脾肾均已亏极，何能再受任此猛烈性之药品。寻见病未能去，而元气先脱也。故小儿一经证明有病，为父母者须谨慎将事，万不可稍有迁就，或吝惜医金。必须延请名医，对症治疗，虽病型已至绝境，终于不能救治，亦自无愧于心。不然是庸愚之爱，以为是药均可治病，不管何项疾病，胡乱与儿服之，焉能有良善的结果。小儿有病身体即已受伤，而复用药伐之，是欲保之，反而害之也。

观形象以辨寿夭论

头者诸阳之会，神经之总汇也。凡小儿头角丰隆，脑髓足也。背者五脏六腑之总枢，五脏之系皆附于背，脊背之肌肉丰满，知其脏腑足也。腹者水谷之海，腹肌宽浓，肠胃壮健也。目为肝窍，耳为肾窍，鼻为肺窍，口为脾窍，七窍无缺，健全之形象成矣。故因其健全的形象，知肉实者，脾必足；筋强者，肝必足；骨坚者，肾必足；不时言笑者，心足；不多啼哭者，肺足。哭声连续不断，是肺实有热；不久睡眠者，是脾热兼食滞而实。脚健而壮，项长而肥，肾囊小而黑，是根本固也；肌肉温润色泽，是营卫和也；额腮红润明净，发黑如漆，是表气实也；小溲清长，大便滋润，是里气实也。凡以上各形象，皆是寿征，其儿无疾，尤易长养。反之有以下各症形，其儿皆不易长成。如小儿在胎元中即遗传其父母之淋毒、或梅毒及其他温热等病毒，虽不实时发现于外，然胎毒必不能久蕴藏于稚体中，终至呈现于外，头面肢体发为湿疮，身体形象亦不能完美矣。有头颅肿大，囟门不合，颈项软者，为毒瓦斯熏蒸，阳不足于上也。诸阴皆起于下，足小脚者，阴衰于下。鼻孔干燥，为肺叶虚枯，唇缩流涎，为脾弱不能摄津。头稀而黄焦，为贫血象。目不明润，耳中流出黄臭水，为肾虚受湿，毒蕴内肿也。青紫之筋，散见于面者，多病风热。更兼体瘦形枯，面色灰白暗淡者，其表必虚。泻利无时呕吐常有者，其里必虚。疮疥啼哭，及睡眠中手脚时动者，是内热毒盛，症将外现之候。凡以上各形象，皆夭象。其儿多病，不易抚养也。

望形色审苗窍知表里寒热虚实说

四诊为望闻问切，此固医家之不可少一者也。然在大方脉则若是，而小儿科则以望为主，问继行之，闻则又其次，至切则无矣。《经》云：切而知之之谓巧。夫小儿上肢甚短，无可着指。气血未充实，六脉自不能准确，是切之无可切，而巧亦无所用其巧也。问而知之之谓工。小儿于未发言时，问之无可问；即于稍长能言者，问之亦多不能以真实清楚对，是问之不必问也，而工亦无所用其工。闻而知之之谓圣。小儿于初病时，其声音或能不失其常态，至病日久而真气丧失，气既丧失，声音焉能其真确，是闻之无可闻，而圣又何所见其圣也。况经又有曰：哭声不响赴阴君。而亦有不赴阴君者谓何？无非闻其声音，而预知其肺气之绝与未绝故也。吾故曰：以望为临床治疗之唯一办法，方可免对症错误之延医也。五脏之体隐而理深微，吾人当从何处致其望，以探明病的症结之所在，行对病之治法。虽然体固隐矣，理固微矣，然发见于苗窍颜色

之间者，用之无不周备；昭着于五官四肢之外者，无一不显明呈露。其生理之隐微，病能的复杂，固均在吾人之一望中也。故小儿之病于内，必形于外，外者内之着也。望形象审苗窍，自能知其病之所在地位，及其病的形能。按病的地位及形能，分别表里轻重，用药细细治疗，药石见效之神速、未有不知响之应声者也。内有五脏，曰肺，曰心，曰脾，曰肝，曰肾。五脏深藏体内，肌肉障碍，不能明了的望见。惟能望五脏之苗与窍，发现若何的色象，以定病在何脏，用何药治疗。故五脏之部位色象苗窍，均须探查明了，始能知病之在表在里，或寒或热，是实是虚也。此之探查，至为重要。今就经验所知者，简明解释之如下：舌乃心之苗。就舌之色象以求病能，治疗即有法可施。舌尖红紫，心包有热也。全舌紫红无苔，热盛伤阴也。

口糜重舌，心肾之火毒上攻也。舌苔熏黑燥裂，心热极盛，阴液枯竭，胃为热毒蒸烂也。舌苔黄腻，胃满有热，浊气不化也。舌苔白润，湿盛伤脾，气不能营运也。舌苔淡白，温温欲吐，心气虚而兼胃有寒也。鼻准、牙龈与口唇，乃脾之窍，因其色象的不同，以定病之寒热虚实也。临床延医，自可作为根据。鼻准红燥，脾实火上行。鼻准黯黄晦暗，脾为毒蒸，已呈败象也。四肢漫肿，大便溏泻，口淡食欲不振，脾弱湿气凝结也。呕吐腹痛，肢软肌瘦，脾虚且寒也。久痢久疟，面色萎黄，脾虚气下陷也。肢体面目熏黄，口苦脐中时流黄水，脾热侵胆，湿热蒸为黄疸也。牙龈红肿，脾胃两热也，牙龈破烂，脾胃火毒上攻也。口唇紫红干裂，脾热伤阴也。口唇淡白而无血色，汗出不能止，脾虚气将脱也。口唇左扯歪斜，脾阻痰饮，风邪乘之作患也。口唇黑如漆色，脾寒甚而绝也。鼻孔、目白球，乃肺之窍。鼻孔干燥作痒，肺有风热也。鼻塞声重，肺感风邪也。鼻流清涕，自行连连喷嚏，肺客风寒也。目白球现红色或红丝，肺络火郁上升也。发颐肿胀，肺乘胃火作毒也。面色萎白，咳嗽自汗，肺气虚不能固表也。两耳与齿，乃肾之窍。耳鸣细如蝉声，肾气虚而上冲也。耳流臭黄脓水，肾经遗留温毒，蕴而作肿也。两耳鸣声如鼓，头重眼花，肾气热实，而鼓烫之也。两耳偶然重听，肾气不和也。齿如豆黄，肾气将绝也。齿枯而痛，肾气不足，而结热也。齿根溃烂腥臭，肾经湿热熏蒸，毒随气上发也。齿根酸麻而软，不能咬物，隐隐作呕，肾气湿而寒，上泛成痰饮也。眉目两处，乃肝之窍，怒视而睛能转动，头昏而沉痛，肝风上潜也。直视而睛不转动，或成天吊，肝将绝之候也。目发胀痛，酸痒流泪，肝热外受风邪也。目眶酸胀，眉棱骨痛，见光则痛痒尤甚，肝经血虚，不足致养也。以目分别言之，又为五脏之总窍。目黑球属于肝，纯是黄色，凶险症也。目白球属于肺，色现淡青，肝气侮肺也。淡黄色而滞，脾热有积，运化不灵也。老黄色而如橘皮之润，乃肺阻湿热，外发为黄疸症也。瞳球属肾，无光彩而又兼发黄萎，肾气

虚血不能营之也。大眼角属大肠，红肿破烂，肺有风热也。小眼角属小肠，红肿破溃，心包有火又感风邪也。上眼皮属脾，肿胀而痛，脾伤热也。下眼皮属肾，发现青色，胃有寒凝也。上下眼皮，睡眠不能合紧，或露一线缝者，脾胃虚极，肾之阴液尤亏也。面有五官，部位不同，此五脏各有其部位之系属。前额属心，左腮属肝，右腮属肺，唇之上下属于肾，舌之外边，及唇之内，均属于脾。五脏里也，六腑表也；其六腑为表，是对于五脏言也。若对于肢体皮肤，仍是里也。准此而论色象，以辨病能，在临床时间，必能多得其效果助力。小肠为心之表，小溲短黄涩痛，知其心包有热也。小溲清长不禁，知其心气虚且寒也。胃乃脾之表，唇红燥而呕吐，胃经热郁，且兼满滞也。唇色萎白，呕吐食水不能消化，是脾湿不运，胃亦虚寒也。若见唇色如常，而时作呕吐，当按胃满胃伤论。大肠为肺之表，大便秘结，知其肺有燥气也。肺无热的征象外呈，乃肺经亏虚，气弱不能收敛也。胆乃肝之表，口上苦水，是肝热胆胀，胆汁上溢也。闻声惊吓，时肝血虚，不能荣胆，胆气不足也。膀胱为肾之表，位于脐之下，气海之右。疝肿偏坠，是膀胱气不能营运，湿阻于肾，内肾因湿生毒作肿也。小腹隐痛，腰痛不能伸，是肾气亏，寒入膀胱也。又左腮色红，病为肝热。右腮色红，病为肺热。前额青暗，是心气将绝。环唇青黑，是肾气将绝之候。凡此等色象，尤其是病儿所常见者也。若论面上，亦有五色现于外皮，亦可凭之得症的形能。一曰红，红，病在心，面红者心热。一曰青，青，病在肝，面青者身痛。一曰黄，黄，病在脾，面黄者脾必先受伤。一曰白，白，病在肺，白者面肺气虚寒。一曰黑，黑，病在肾，面黄而灰暗无泽者，肾气败也。望其色若于平日不同，而苗窍之色，发见于外部者，与致病之色相符合，则脏腑之虚实寒热表里，自无遁形。因何致病，及病在何部位，成竹在胸。以上之运药治病，无有不药到病除也。此其大略，均由经验中得来。若夫由五脏六腑之形色苗窍，上辨清其病形病能，尚有多种。俟后慢慢临床经验出来，再行笔之于书，公之于世可也。

临床简明辨症法

小儿之热症，有简单辨别法数条如下。如全面或两腮红，大便燥结，小便短黄或赤，或点滴均无，大渴消水，呼吸息粗，气急口热，手足心特别热，眼白球赤红，或眼上下皮酸胀。此皆有实热而成之热病，最忌用温补药，恐药性之滋腻固里，周身之气化，愈不能营运畅达也。且症为实热，应用甘寒药以清其热。若以温药治热病，何异抱薪救火，病不能去，而反增加之。宝贵的津液，枯涸可立而待也。津液若亡，痉挛抽搐立至，其性命顷刻丧失，尚望病之治

愈耶？小儿之寒症，亦有数条简明的现象，可以供给审察，以补助临病之治疗。如面色萎白，枯瘦无润泽，更乏血色素，大便色青暗，或溏泻淡白，气味腥臭朽腐，肚腹虚胀，时时肠鸣，眼白球色显豆青，或目瞳无神，呕吐乳食，完整不化，下利清水，足胫不温，指冷过掌，睡眠露睛，凉汗时时自出，凡现此等病象，皆是虚寒之症，治疗大忌寒凉性之药品。是应用温补剂，解凝寒而回阳气，扶脾温肾，以救气血之虚脱。气血能致不亏弱，斯天然的抗拒力量，始可战胜病之实邪。若只见外部呈现的假热象，以为身体不甚虚弱，无防用凉解之药以施治，以为病去后，再用补气养血之药以善其后。不知以寒药治寒症，病先不能解，其虚亏的气血，又何以致其补养耶？况症既寒，药性亦寒，阴虚凝结，胶固不能解，其不脾胃先败，肾气随绝，以至于寒极而虚脱也几希。此是小儿寒热虚实的大略辨症法。尚有小儿的普遍最易得之病，如伤食停乳，及外感风邪等症象，亦须细细辨明延医之，此等症象虽细微，然身热不退，日久伤阴，表邪失治，能转向里攻，大症之来临，恐自兹为始也。为儿科医者，焉可忽之。若小儿无外感，只是停饮伤食，其病象病能均甚简单，不过身热吐乳，睡眠不安，多啼烦躁等现象，无须用药医治。只是少与乳食，谨慎风寒，俾其稚小的胃脾，能复其天然的弛张力，即自能消化食饮而愈也。或小儿已感外邪，头晕或头痛（其象儿头面爱靠乳母怀中，或头时俯而眼枯涩等象），身壮热而毛孔拘紧，不时喷嚏，鼻流清涕，眼挂黄糊。此时之病形病能，看似稍重，而胃中清静，不停食饮，不外邪不能乘胃满气滞而鼓荡之，以张大其病能。惟用清热解肌法治之，皮肤舒解，外邪自散也。若小儿已伤食停饮，胃气之运化不灵，此时本有成病的可能，而会逢其适，又感受外邪，其病形病能，均极紧张，而治疗之法，亦费手续。其症象为头晕重痛，身体壮热，四肢倦怠，吐乳呕酸，烦躁不眠，出入息粗。凡此等现象，是内伤外感，里外兼病也。临床延医时，不可用攻下消导等药品，防其外邪随之内陷，热邪转向内而抗进，神经必其炙，发现紧张、痉挛、抽搐等危急之象，均行呈现。虽有高明医者，不易措手矣。或知用攻下药，清理肠胃之遗害，而不敢用。专用消滞散风等药，以谋治疗，似稍近理，而亦非是。愚意只清热解肌等药即可，肌解风散，胃虽满滞，无可假借之势，焉能酿成不易延医的病能。连带之症，自能平复于无形。况消滞药用在风药之间，风邪即随胃气而上泛。肺位于上，首当其冲，气管及支气管，必因风邪蕴结，发炎而作肿胀。其现于外的病型，为喉头气紧，气管做痒，气逆呛嗽，痰涎壅盛等象，一齐均至。斯时又须兼治肺症，开肺驱邪，降痰平嗽，多一番手续也。不知专用清解法，使其外来之风邪，由表而解，体温即平和。再用消滞药，去胃满以善其后。此为治法之最稳妥者也。不过小儿病痊后，仍应少与乳食，以防因新停滞，运化迟顿，阻其天然

生长之机能。日久发焦体瘦，渐渐为疳积也。盖其积滞初去，已受伤的胃脾，尚未能撤消，病体初愈，正气犹待培养。是以为人之父母者，更须谨慎将护于小儿病体新痊之后也。

婴儿之天然蒸变论

婴儿降生后，普通结壮者，一月中间，大抵身体安和，少啼多睡，乳量必逐日加多，酣眠的时间亦必加长。此等婴儿身体健全，五脏六腑自然茁实无病，是无须详细论其蒸变也。然婴儿实有此天然的蒸变发现，非为病症，更不用延医，随其天然的演进可也。而为儿科医者，不能不研求蒸变之生理，以顺婴儿生长之机。不然既为儿科医者，不知蒸变所以然之生理为何，亦大可令人齿冷也。故吾诸同学，明了婴儿的蒸变，为生理之一种变态，不是病症的呈现即可，无须深切研究之也。凡婴儿弥月后，有时无故而发热，而其他各处肢体头面，确无连带表现的病象呈露。

此等的热型，即所谓蒸变者是也。凡为人之父母者，应明了蒸变之生理，是婴儿变态的生长，天然不可避免，更不必着急。其热忽然而来，仍倏然而去，于婴儿身体不但无害，而反有益。万不可惊慌无主，用医药以求治疗。恐无恙健全之婴儿，反因医药之克伐，致成真病也。至于蒸变的生理现象若何，今简单书之于下。是婴儿出世后三十二日，必发一蒸，后即随之一变，变者变坚实五脏，蒸者蒸养足六腑，均为长气血而生精神，发身体而益智能也。盖婴儿之在胎元中，先生全身骨胳，继生全体气血。其五脏六腑，在体内虽各成雏形，而未能健实。自蒸变之后，即长全身体之经脉，成五脏六腑之神经智能也。蒸者发热也，变者转易也，自内五脏六腑而外达躯壳，自下腿足而上至头脑，是阴生于下，阳结于上也。故一发天然之蒸热，而变易旧有的状态也。所以至三十二日，必发一蒸，随之一变。一次蒸过后，体格性情即与前日有异。至二次蒸变，须到六十四日。二次蒸变过后，全体的骨胳渐成结壮，不同于昔日，而骨之余气，又自大小脑分入牙龈中，遂生三十二个乳齿。即随第一次蒸变后，而萌芽者，故齿之数，以三十二个，为足数之齿也。然亦有生齿不足三十二数者，由变蒸的日数不足其常也。或蒸变未至三十二日，二十八日即发现第一次，齿应之亦生二十八个，是其天然之明证也。故乳齿的生长，无论如何结实的婴儿体质，亦不过三十二之数也。凡一周之蒸热，婴儿之性情及精神即应之一变易，诸周均是如此。十周计三百二十日，则蒸变之作用，至斯始为完毕也。婴儿之脏腑中气血，乃渐健全，可以营运而无天然于身体阻，以至于坚壮达于成人也。故三十二日发初蒸，一蒸而生肾气。六十四日二蒸，即生膀胱

气。其蒸发时，两耳梢及耳唇，背脊骨中部连尻骨处，俱发现肌冷象，是其变也。至九十六日发三次蒸，始生心气。其变也乃有喜笑。至一百二十八日，发四次蒸，生小肠气。其变之现象，是心口窝及后脑处，发微汗而手或足时有一动之微惊象。至一百六十日，发第五次蒸，生肝蒸足气血。其变的现象，斯时无故而啼哭多眼泪。至一百九十二日，发六次蒸，生胆气。其变易时，睡眠时目闭不能合缝，而白眼球微现赤色。至二百二十四日，发七次蒸，为蒸足肺气。其变时气管枝微作嘶音，而声音至此始可收放自如。至二百五十六日，发第八次蒸，生足大肠气血。其变的现象，是周身皮肤起微痒而潮汗，斯时大便微见明绿色而有泡沫。至二百八十日，发第九次蒸，蒸发脾气。其变的症状，是运化之力，至此时始强健，乳食之量必骤增进。至三百二十日，发末次蒸，生足胃之气血。其变的现象，是偶然不欲吸乳，肠感振动腹微痛，不时发饱咯，吐乳块而微味酸。至此始为十次蒸变完毕，而身热退净，复其平日之健康。是时已萌芽的齿龈发现酸痒，婴儿每因龈肉酸痒，吸乳时错龈解救，常啃破奶母之乳头。遂即生骨型的乳齿，其龈肉酸痒之象，亦即无形而解除。方能吐单词之言语，知喜怒于心，通五味于鼻，时时闻觉谷麦的余香，而欲食之。脏腑之气血，因蒸变的作用，斯完成其健全也。经云：气入四肢，长碎骨于十蒸变之后。六十四日，长其手足经脉，手受血，故能伸缩自如而持物，足受血，故能支持身体而行立。又云：蒸且变，谓蒸变异而足一岁之日也。又云：不汗而热者，发其汗，大吐者，微止之，不可别治，长以婴儿须有蒸变也。脱齿者，如花之易苗也。所以不及三十二齿者，由蒸变之不能足日，齿数当与蒸变日数相合也。是以中年以后之脱齿，不能再行生长者，以天然蒸变的作用，行其自然之长养，其乳齿宝贵的时期，已成过去，无望将来也。

五脏所属之部位及病能的现象

肝者属足厥阴也，其性刚赖血以涵养，自两胁以下及小腹前阴等处，皆其所司的部位。最易动气作痛，又易因热生风，其风能升至颠顶，作晕与痛于头部，旁及两太阳穴而痛胀。其病色属青，常发现于左颧及目，或鼻准两边及眉心。

故肝病实，则目白轮现赤，大叫呵欠顿闷。若肝病虚，则呵欠切牙。有风则目斜视而不灵活。有热则怒视而眼皮肿胀。若肝热盛伤阴血，复下迫脾胃，已成痞积者，则白膜遮睛，儿必现躁急而哭叫，哭甚则咽喉胃胀气噎，以致小溲赤短或溲难行，大便闭结，或下黑绿色粪便。又有一种症状，小儿无故猝发冷热，手寻衣领，或手乱捻物，或两手撮空摸床，为惊吓丧魂病也。设不知

病原而误治，再行稽延时日，儿病转危，即现目睛视物不动，或目合不开，或目瞪不合，或哭而无泪，或不哭而泪自出。凡此等象，皆为肝绝，不能救治也。

心者属手少阴也，其部位在胸下正中岐骨微下陷处。凡额上舌尖手足心等处，亦均为其所司。最要者能调节血液周全，润养全体之各神经，及纤微末梢等神经。其自然之力能生发智能，发言语和哭笑。心无表症，其所得病者皆属于里也。心不受邪，既不能动，尤不能痛。凡觉心动或心痛者，均胃痛或气滞也。若真是心动或心痛的病，一点钟都不迟延，即行死去也。心有实火，则叫哭发热，饮水无度，而小溲短赤或点滴均无。心有虚火，则困卧迷睡，悸动不安，目瞪无神，或舌尖赤破，或舌短音低，此象病久者恒见之。若热盛津液干枯，虽渴极亦不可多与饮料，须急保液生津，方能有救。盖阴津不随盛热炙干，津回液布，病终能愈也。故小儿有时不现表症病象，而有烦躁不宁，睡卧不安，叫哭不乳时，须先检查身体头面四肢有无热象。如何处有热，均当细心辨之。属于何病的里热，何部为热之发源，根据之以定症名，后再求治疗其症的药剂，如斯之谨慎研求，焉有不能治愈之病者，盖心部病无表症，不似外感的发热，为通体全热，为通日夜均热。此则一部分热，热有早晚轻重久暂之不同，亦甚易辨。不过热之实虚，乃热之地位是否紧要，或须急施治，或不能急治，必须细心推求，以小儿稚体脆弱，治错药误均不能承受。设稍有出入，追悔莫及。且小儿均不易服药，用药又必求其有力，一剂服后功效立见始可，万无试探投药治疗之余地。不过小儿各病单纯的多，又无七情六欲之戕贼，认症施治较成年人似易为力。其难者小儿自不能言病能病象，及病之所在，亦不能明白举出也。故小儿之久病脾虚连及心气弱，虽症象现火象，亦必先顾心气虚，服强心助气药。心气得助力，自能气回液布，虚火归原，不治热而热自退也。设此等假症象，为医者再不明医理；不细心推求症象。见热治热，率尔一意凉药滥用，以为热必可退。孰知心气正在弱虚不绝如缕之时，又经此凉药一打击，必至阳亡于上，阴竭于下，神经立起变化，周身一痉挛，立即死亡也，可不慎哉。此是久病心气虚，尚易辨别，但稍明病情医理，即可延医无舛。今有一种病，心气受不可抵御的压迫，强力侵袭，心气立呈微弱，神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，不立时起抽搐，即立时神智昏迷，或厥然而倒，不省人事。此症为何？即夏日中暑，俗名所谓暑风症也。此症虽非病久心气虚可比，然心不受邪，其影响人的生命，重大危急可知也。故亦须先顾其心气，速用强心助气药，使心气有所借力，中心有所生，外邪之侵袭力自微，神经之变化亦自能回复平静，抽搐亦即随之而定也。然后再佐以清暑利湿芳香通络药，斯症无不立即痊愈也。不过病久心气虚弱，其来也缓，亦不能立即医治痊愈。至于中暑的心

气虚弱，其来也暴，然医治得法，其症平复如初，可立而待。其痊愈之快慢不同，是受病的久暂问题也。至心脏之于人生，其关系至重且大，较之于其他各脏，尤为紧要。一经发现受病牵及于心，即须特别注意。无论其实热虚热，及病之久暂，均必先保护心气，不使毫厘受伤。其他病症医治如法，虽危重亦必可渐渐向痊也。舌为心之苗，心部若有实热，或温疹出齐时候，热已退净，唯咳嗽尚盛，医者不知用养阴清肺药，养血液以善其后，俾发过的壮热，及出过的赤疹，在在都得用药回复其已伤之血液，万不可使其余的火复燃。不然在病患血液大亏之后，元气未复，身体虚弱，天然的抵抗能力，一点皆无，肺之余炎能乘心部的实热，复行披猖。此时舌尖即起白泡溃烂，痛甚不能饮食。若再稽延，立起重舌木舌等危险紧急症候。又有温疹病体初愈，正气未复之时，口味初开，胃力尚弱之时，此时亦甚紧要。若任何病患满意的进食，胃力不能承受，停滞不能运化，积聚生热，亦乘心部之实热，向外发泄。其症象为谵语迷睡，舌苔黄浓垢腻，或口糜舌烂，成为种种变态的重病。此候治疗下之不可，恐体弱不能任受，气弱防其虚脱，不用下剂。此紧急之热邪，不容缓治，毒热从何处，用何方剂可去耶？到此地步，进退维谷，治疗之运用真棘手矣。故吾曰只心部之病，心无表症，心不受邪，心部的重要，与人之生命有重大密切的关系。无论其实热虚热，及受病的久暂，若发觉心部受病为主要，必用强心药护持之，再治其他之脏腑各兼症即可。至于剧烈咳嗽，痰壅气喘或起重舌木舌，症象危急，或口糜舌烂，谵妄迷睡等等症象，虽然已至危险程度，然非心脏的主病。是肺胃部之余火复燃，乘心脏之热而炽盛，及肺胃两部为主体，心脏为连带波及。不必兼用强心剂，迳用清肺胃之药，以解其热毒。各急症能稍转轻，慢慢向愈后，仍须养阴增液养血助气等法，以善其后也。脾于生理亦属重要之脏，为足太阴经，后天之本也。故婴儿落生后，天然能吸乳汁以养生命，下受命门之以蒸化谷食，上输谷食之精液，以灌溉其他各脏腑。所以人的生命存活元原，独脾脏之功用为最大。然其性喜燥而恶湿，一受湿渍，则运化之力衰，而肝即乘以侮之。位在中焦，凡眼胞鼻准及四肢皆其分也。与胃相表里，故用药略同，脾之病无表症，凡病皆属于里。脾虚者，右关脉必细软，指纹现浅红而暗淡。其症象为呕吐，为泄泻，为久痢，为腹痛，为肢软，为面黄肌瘦，为发肿鼓脉，为积滞不化饮食化痰，为脱肛肠红等症。脾实者，右关脉必沉数，指纹现红明色。其症为气积血滞，为痞满虫积，为痰饮腹痛等症。脾寒者，右关脉必沉迟，指纹现淡红兼青暗色，唇舌必白淡无血色。其症为呕吐泄泻，为白痢腹痛，为湿肿阴黄胆，为四肢冷厥脱等症。脾热者，右关脉必洪数，指纹现红明兼紫色，舌苔腻而黄，或唇赤舌亦赤。其症为热吐或流涎，为洞泻或泻渤，为赤痢腹下坠，为目胞肿痛或眩晕，为阴黄胆等症。脾之病均有其

他脏腑之症。故各症的治法用药，至后各症分门类时，再详细论之。兹不过言脾病之种数，及脉象指纹现色，辨别其虚实寒热而已。实则迷睡，烦躁夜卧不安，发热夜甚，至天将明热又渐轻，始能得二三小时之安睡，可见迷睡是脾实而热使之然也。虚则食乳不化，呕吐泄泻，日久脾虚及肾，即成慢脾风等症，甚为难治。伤于湿则发皮水肿，或作腹痛胀，或成黄胆，脾痛则腹必痛，脾已结痞，必现肚大筋青，饮食过量而肌肉削，发毛枯焦。脾热则口出气息必臭，唇疮口糜，或吐舌舐唇。脾寒则口角流涎，或暖腐吐酸，或虫出于口。此脾病之大略，随其现象见症，用药延医可以也。

肺者，手太阴经也。属脏其体甚娇脆，内主周身气化，外主周身皮毛，为人身体气布之总机关。凡声之出入，气之呼吸，均为肺的主力，始能得其调节清畅，其性畏火而仇寒，故遇燥而痰涎壅滞即咳嗽，遇寒侵袭，反抗驱除亦发咳。凡耳白及右颊鼻孔等处，皆其表现于体外的分野。肺之于生命关系太大，须加意保护。不使寒火相侵，能长保其清宁之体，身自坚壮，寿臻大年也。故肺寒热所伤，则均现气逆音不流利，甚者作喘作咳，或哮吼音哑，受风伤则喷嚏，或流清涕而鼻塞，呼吸不利而头痛，或现头重及眩晕。若咳嗽不止，相连能咳数十百声，使人气均回不过来，急成面红筋粗，鼻涕眼泪，咳嗽喷嚏，连连不断，吐食呕水，小儿当此，焉能支持，症状更属紧急。此盖盛寒包肺，肺叶全闭也。治之得法应手奏效，否则不堪设想也。若鼻孔干眼涩，或鼻衄血，鼻头赤环唇赤烂，喘满咳嗽，痰涎壅阻气管，黄糊粘满两眼，此为风热郁于肺，肺窍阻痰，不能自如收放也。症象看似甚重，其实不是险症。用清火散风药一剂，风散热解，肺叶消其肿胀，气布痰开，即恢如初，各症象一扫而愈。他若发壮热咳嗽，气急颐肿，或项肿喉痛等象，为肺病兼胃病也。治法须肺胃两部并重，自易痊愈。若发壮热咳嗽，头痛肢酸，遍身及头面发赤点，或白尖云片等症状，为疹等病，亦为肺胃两部均感外邪而病也。治法须肺胃兼顾，清热祛邪解毒活血，即可缓缓向愈。不过此两条虽为肺胃兼病，然又兼温毒时症，不能与肺受盛寒风热，所现症状相比拟，更不能与肺胃兼病同治法。临床延医时，务必详细辨别，庶不能误。不然以小儿之未长成身体，娇嫩的肺，焉能受之也。至小儿因久嗽患龟背等症象，是肺叶因湿痰及火的侵袭而肿胀，横膈膜上腔属性积不下，必须向外发展。而此时小儿之全体骨骼均未长成，不能坚实无抵抗力量。至于前后肋骨尤为脆软，收束不住。故肺的膨胀力能隔骨肉向外凸出，形成此俗云之前鸡胸后罗锅的症状，在病名上说是龟胸龟背。治疗之法，当除湿热之痰而消肿胀，可使肺叶突出之部分，收缩撤消。不过肺虽撤消，生命无碍，至已突出受伤之前胸后背的肋骨，十九不能复其本来形象，终身留此遗憾。故小儿之病，既知与肺有关，即须急早诊治，万不可迁延

日久，致成此龟胸龟背之恶症也。再有一种为咳久气虚，面目浮肿，颜色白，食少便泻，是小儿疳症。乃肺脾两虚，有成慢惊风之趋向。治须养阴敛肺扶脾等法，切不可再用宣肺降痰等药，克伐正气，以致无挽救小儿生命之法也。

肾者，足少阴经也，专司骨。凡全身骨胳、牙齿、尾尻等均属之。目瞳、两耳、囟顶、为其分野。牙不能生，囟门不合，四肢骨软，是为肾气不足也。肾热，则小便短赤，混浊涩痛，热极则起马牙、重舌、及鹅口白等。肾寒，则小溲频数，大便溏，或呕吐完谷不化。若瞳孔散大，或瞤冥昏暗，舌短音无，肾气虚极将脱也。至眼起灰翳，小溲自遗，小便缩，乳头缩，环唇眉心均青，四肢冷过肘膝者，肾气寒极将绝也。他若耳流灰臭脓水，是湿热成毒，在肾作肿也。凡关于此等之种种症象，均应从肾脏病治之。不过肾脏为人生命的关系甚大，小儿之寿夭壮弱慧愚，均视肾之实虚而定。故病在先天后天，必须辨清。临床之虚实寒热，更当审慎明了，以为对症延医。不然先天后天病症小有出入，遗留小儿后来病根，或不幸成为终身痼疾。虚实寒热，用药稍错，立见死亡，为患更烈。为儿科医者，万分注意可也。总之脾肺二脏，最容易受病。例如内伤乳食，外感风寒温邪，或中暑热，吐泻霍乱。保护人对小儿身体稍疏护持；脾肺二脏感受外界侵袭，本身之天然抵抗力量，立即起反射作用，以驱除外来的寒热风邪于体外，某呈现于外者，即所谓成病之症象也。至于心肝肾三脏，与外界接触的机会甚少，本不易受病。况小儿一秉天真，无七情之内伤，无六欲之外伤，在饱食憩眠中即行长成，何致感疾病。就偶有病痛，亦不过在经，不能入腑，况入脏乎？故疾病不能直接侵及，何致有伤也。若脾肺二脏感受的内伤乳食，外伤风寒不能清解，失或延医之时效，或治法错误，或药物错投，病能即渐渐向里攻进，心肝肾三脏到此地步，虽欲不受波及，不可得矣。

胎毒论治

凡初生婴儿，数月或周岁及两岁以内，头面环唇等处，忽生疮结，细如粟米粒，白脓头破裂即连成片，热胀痛痒不安，时时流出淡黄腥脓水。附近的好皮肤，一经流出的黄脓水浸染，旋复成疮，初起在皮肤外间溃烂红肿，若不治渐渐即蔓延至肌肉表层，亦发淡红肿而溃烂。治不得法，日久能由头面蔓延遍身，此即所谓胎毒也。应用清血解毒汤，消炎解毒，清血通络之法，急施延医。使已出皮肤以外的胎毒，即由皮肤外表而解散，自能血清炎退，络通毒解，疮干而痊愈也。否则，保护人不知生理，不察病能，以为是疮结火毒之类，想急退热消肿解毒，而用攻下苦寒等药治之。不但疮不能愈，而热毒反向里

抗进，其结果真不堪设想也。故吾人临床延医，必须明了症的成分及趋向，及如何而成此症。按其生理病能之现象，对症施治，无有不愈者。不然鲁莽从事，本欲逐毒，而热反藉药力以内陷。此等现象，在医籍名为胎毒走黄。其皮肤外之溃疮，能骤现干象而结痂，看似小愈，实假象也。一二日内小儿必须出干呕及壮热，啼哭不止，不乳口松面青肢冷，或目瞽迷睡不省，等等坏的象均现。到此地步，症象已至紧急之候，而保护人犹不经心，以为不致有大危险，治疗再稍稽延，小儿立即眼泪鼻涕干枯，周身津液全竭，神经即紧张起来，全身一痉挛，生命亦随之而亡也。以胎毒而论，治之得法，本可愈痊，今意演成此结果，是谁之过耶？治胎毒之外敷药，用鸡蛋油调苦参细面，满敷红肿湿烂地方，用以消毒渗湿去肿。日夜多敷数次，即能炎退肿消，疮现干象。再内服清血解毒汤，对症用药，内外兼治，不须几日即行平复如初也。取鸡蛋油法及汤药方均列于后：

清血解毒汤方

粉丹皮（一钱）赤芍药（一钱）青连翘（一钱）紫地丁（钱半）细木通（八分）甘草梢（五分）苦桔梗（一钱）冬桑叶（一钱）黑山栀（七分）灯芯（十寸）竹叶（六片，为引）水煎温服。

取鸡蛋油法：

用大油鸡蛋二三个，煮熟去蛋外层硬瓷质壳，再去蛋白，只留蛋黄待用。外加乱发一团如蛋黄大，共放铁勺中用木炭火煎之。初煎时甚干枯，或出焦味起烟，然不必躁急，谁煎亦是如此现象。不必管其枯焦起烟，只要平心静气不住的拌搅。少时发先成焦炭，蛋黄亦随之成枯小黑块，待蛋黄全变为炭，蛋油即全出来。挑出发炭与蛋黄炭，取净蛋油另贮，隔冷水镇之，以去火毒。待油冷透，用之调苦参面即可。鸡蛋油为胎毒外治圣药，万勿忽视，不过取不易也。又方紫芦散，治小儿胎毒，尤为神效。不过此方是光致的秘方，向不公布。今因与诸位同学感情上的关系，不能终秘，公开写出，深望诸同学珍藏之，万不可随便传人，留以应诸位同学将来临床延医之需要可也。此散敷在胎毒红肿溃烂处，两次准愈。虽极重者，数次敷治，无不肿消痂结而愈也。

紫芦散秘方

此方专治小儿胎毒湿疮，周身肉赤无皮，脓血淋漓，胎元中感受遗传杨梅毒者。并治妇女为梅毒所遏，渐至阴户肛门肿硬及破烂，脓水不干，疼痛不止

，擦上此散，立刻止痛结痂，真神效也。若小溲时将此散冲出，须再行擦上。只要勤擦，自能渐渐而愈。如毒势太重者，务于散中加入珍珠粉七分，西牛黄粉三分，此二样分量，系照全料散计算者。若随用随加，亦可计算合量加入。

轻百芦甘石（一两，淬各一次）入黄连汁内（再再淬）再入童便内（三三淬，前后共淬三次）川浓柏（七钱，以猪胆汁涂炙七次须炙透）紫甘蔗皮（五钱，烧存性取净末）粉口儿茶（五钱）小绿豆（七钱，研细）赤石脂（五钱，）顶上梅冰片（五分）以上各药再共同研极细末，另用真麻油二两，入熟鸡蛋黄一个，煎至枯去渣，候一日冷透，调此散敷上，自能止痛消肿而愈。如油不冷，擦之反作痛也。

胎寒论

婴儿落生后，半日或一日内面色皆青，有如黛染，口松不吮乳，啼声低弱，或音哑不能啼，旋即昏迷不醒者是也。治法急用生姜二片，放儿之肚脐左右，每片姜上再放上艾绒一团，燃火灸之。热气能通儿腹内，寒威即稍解，腹内必微鸣以应之。是时当先看见两眼鼻准等处微呈淡面色，是转机也。再用紫油肉桂一分研面，干姜末一分，热水调匀灌儿口内。再以温水频频滴之，以便药能入儿胃。阳回寒解，则必啼声先出，吸乳继之，满面青色即渐渐退净矣。然此症须防作吐，胎寒者脏腑均寒，胃寒不能纳乳，乳入顷刻复出，不能停留，继之下利清水，病象至此危险已极，不旋踵即虚脱矣。急用后方灌之，即可挽救，必只是胎寒而无外感者，立即神效也。方用：

人参（一分）白术（三分）肉桂（二分）藿香（五分）炙草（一分）干姜（二分）用水煎浓汁半酒杯灌之。若婴儿本有胎寒，落生后复感外寒，表里均寒，发之必骤，立刻面目全青黑晦暗，唇白无血色，上吐下泄，神昏腹弯，四肢冷过肘膝，症状尤觉凶急。只要全身未全冷，犹能救治。急用理中汤加黑附片、公丁香，速速灌救，阳气挽回，即有生望也。此症状有与脐风相似处，万不可当脐风治，临床时务须辨清，再施急治，否则患害不堪设想也。此症由娠母过食生冷，坐卧贪凉，或常用冷水沐浴，种种原因以成结果也。

论婴儿胎热

胎热者，婴儿降生后，头面身体等处，均发现肌肤深红如绛色者是也。乃婴儿在胎元中，秉受母体之内热，或遗传父母的淋毒，及杨梅结毒，以致儿体内蕴毒火，胎毒待往外发之象。按肌红本婴儿之正色，有此天然之正色，始

易长养而茁壮。然必淡红色，且皮肤细润柔泽，非若胎热之深红色似绛，肌肤之粗糙不和者可比。欲详细辨别，可诊察婴儿兼现其他的热象，如满口热气升腾，似喘而息粗，头面四肢皆肿胀，口内满成白腐，以指探儿口内，则气热蒸手，目白赤红流泪，黄稠汁糊眼部全遍，目不能

启闭，或牙根肿硬，不易吸乳，大便秘结，小便短赤，或点滴皆无。凡此等现象，均呈于外之胎热症象也。治法先用银针，在上下合骨处，及牙龈肿硬处，轻轻刺破；拭去紫瘀毒血。再用粗布裹食指，擦破口内各处白点，敷上草灵丹。立能去其麻木，散其肿毒，斯时即能入乳汁。再用清热解毒药令儿作乳吸之，即可清胎热，又可解胎毒，治法莫善于此也。其汤药方与草灵丹方列下。

清热解毒汤方

金银花（八分）小木通（五分）青连翘（八分）粉丹皮（五分）山梔衣（五分）生甘草（三分）霜桑叶（六分）紫地丁（七分）赤芍药（五分）灯芯竹叶（少许作引），用一茶杯水煎成一茶杯药，放乳瓶中使儿吸之。

草灵丹方

干靛花（一钱）生甘草（五分）飞滑石（五分）川黄连（五分）共研细末敷刺破处，及擦破处，并不碍小孩吸乳，且无毒性，能清肝胆热，随即结痂。

论小儿之游风丹毒

此症由娠母过食辛辣煎炙之物，或久卧火炕，内热炽盛，波及生儿，降生后复感风邪，将血中已蕴之热毒引起，发为游风丹毒。失治能漫延全身，变症百出，亦能致命也。俗云风疹风疙疸者是。其症象小儿身上忽然红肿，或分点粒，或成片断，胀痛发痒，甚至满身皆有，游走无定。万不可用手抓搔，因指甲稍有毒，能引外风，立刻全身皆起，且能起至二层三层。斯时起到何处，何处肌肤即行麻木痒痛。入口内小儿即不能吮乳，到心口上，小儿即心中慌乱，啼不住声。再甚涕泪皆干，丹毒转向里攻进，侵及神经，筋青鼻煽，痉挛抽搐，立时发措手也。其初跳见白斑，渐透黄色光亮，皮中恍如有水，胀破即流黄水，黄水到处，同样之症型旋生，湿烂痛痒，名为水丹。多生腿膝等处，属脾肺有风热而湿也。又有头面身体起赤红平点，不发热而干燥作痛痒，起多即

连成云片，名为赤游丹，是血分有火而受风也。又有遍身起扁疮痘与肉皮同色，无热而微胀痛兼痒，游走不定，是为膜冷所致。又名冷丹，由胎毒未能发出肌肤，外受风寒郁遏也。又有腰间红肿一圈，名缠腰，甚毒火甚更，是心包及内肾有毒热感风邪而成，其发甚速，顷刻伤生，无法救治也。总之丹毒起于胸腹及于四肢者，其症象顺而吉，起于四肢及于胸腹者，症象逆而危，治疗之宜急也。今将各项丹症的治法药方列下，按症之现象，应服何等方剂，即对症与小儿服之，自可应症而愈也。治水丹应用天保采薇汤，此症湿盛，脾气因之不运化，湿热郁积成毒，复感外间风邪而起，治法宜用利湿清热，疏风邪，通脾气法，使其热清风去湿开气通，脾能营运，毒自解也。

天保采薇汤方

（原方减味）

酒羌活（五分）炙前胡（一钱）半夏曲（一钱）广陈皮（八分）赤芍药（八分）云茯苓（一钱）炒枳壳（六分）苦桔梗（七分）苍术（八分）酒川芎（五分）银柴胡（五分）生甘草（三分）以上各药用水一茶碗半，煎成半茶碗，连续与儿服之。此是周岁小儿服剂，若五岁上下，药剂须加倍。不然恐病大药小，无济无事。至于皮肤之湿烂处，再用青蛤散擦之，即止痒消肿，结痂生肌也。辅助汤剂，收湿防腐，解其外毒，更能收内外兼治之功效。散方列下：

青蛤散方

蛤粉（一两）真青黛（三钱）石膏（二两）轻粉（五钱）川黄柏（五钱）以上各药共研成极细末，先用麻油调成块，随用多少分下一小块。次用凉泻之成稀糊状，满湿烂地方均涂之。如痂浓去痂再涂，真神效方也，治赤游丹应用四物消风饮，此症为血液不清，积热生毒，流行周身四肢头面等处。不即发现赤游丹症，

亦必发于皮肤

外间，处处成为疮结。今因外间的引诱风邪一鼓荡，热毒随血流皮肤中，遂受激而发为赤游丹也。宜用散风、解毒、活血、清热之四物消风饮治之。能致其血液畅行，风自消散，郁热能清，毒亦自解也。四物消风饮方列下：

四物消风饮方

细生地（一钱）当归身（八分）炒荆芥（八分）赤芍药（七分）酒川芎

（五分）北防风（八分）白苏皮（六分）秋蝉蜕（七分）薄荷叶（七分）酒独活（五分）银柴胡（五分）大红枣（一枚）以上各药用水一茶碗半，煎成半茶碗，频频与儿服之。此方量数为一岁内小儿之剂，若至五岁上下，须加剂一倍、或加一倍半。酌量症的轻重，及年龄的大小，与药之分量，比较准确，放心给儿服之，必能立见切效，此方剂是消此等风毒之效药也。不过丹症愈后，须谨记发物，例如鱼腥鸡鹅等动风燥血之品，尤须忌之，否则再犯则难治。重者能攻入心胃，即作大冷大热，心慌乱呕吐。若果到此场合，急先服口药的加重剂，以急解内毒走黄；再用磁锋砭去恶血，则毒随血散，冷热立止，呕吐亦安定。此法至神捷，万勿稍延手术，致不可救也。

磁锋砭法

取磁器之细薄者，轻轻敲破，用其最锋利的小块。用新竹筷一双，将竹筷头劈开，横夹磁盘于中，露锋刃于外，用丝线将夹磁盘之上下扎紧。以手拿扎磁锋的竹筷下部，使磁锋正对丹毒处立放之。再用他手另拿一竹筷，在夹磁锋的竹筷磁锉之向上部，轻轻往复敲之，其恶血自在患处津出，不可用力敲打，以防砭深伤及肌肉。各处发现之丹毒，均可使此手术以砭之。若未痊愈，不妨再行砭法一次，总以红消，肿散，吐止，心安为定。治冷膜丹应用防风升麻汤。此症之原因，为热毒内蕴，将行发现于外。猝遇外间之风寒一激，将热毒之出路截住，全身的肤膜均行冷开，毒不能外泄所致。然周身的气化，无一息之停留，热毒即乘此时机，随气道窜行于皮肤之外，故无热而起风泡，或不变皮色而发疮疽。其症状微痛而痒极，至于不能须臾忍奈。但以手搔之，顷刻遍起全身，斯时必感觉周身难受。若流走至口内、及心口窝两处，亦甚险要，不可疏忽失治也。治法宜用解肌、散风、通络、消毒之防风升麻汤，使其表皮之寒松解，热毒即行开散，风邪能消，膜络自通也。其内服之防风升麻汤，及外擦之止痒药包方列后：

防风升麻汤方

北防风（一钱）绿升麻（六分）生梔衣（七分）麦门冬（五分）荆芥穗（八分）细木通（七分）粉葛根（七分）薄荷梗（六分）小玄参（五分）牛蒡子（一钱）粉丹皮（六分）青连翘（一钱）以上各药共享水一茶碗，煎成半茶碗，频频与儿服之。此药为一岁以内之剂，若五岁以内之小儿，须更加一倍药与服始可。不然病重药轻，无济于事。若兼大便闭结，口味不开，头眩晕甚者

，是胃满肠燥，热不下行，燥火转往上攻，须加酒大黄（一钱）、炒枳壳（一钱），即可通胃气以消滞，攻下小便，能使燥火从下去也。

止痒药包方

（附用法）

北防风（一钱）荆芥穗（一钱）天水散（一钱）三味共研极细末，用白夏布一块将药末包住，夏布上端用线扎之，以有药末下之端，做成乳形微大之状，用之遍擦头面肢，及前心后背等处起风泡与白遍疮痘的地方，大能清热散风，立即止痒止痛，神效无比。又可以免用指爪搔痒，能致肌肤破裂，遗毒血络，发肿溃烂也。

论婴儿胎黄症

胎黄症者，婴儿降生一二日后，发热啼哭不吮乳，不能酣眠，手足时有一动之象。斯时眉心及两颧发现黄色，渐渐眼白轮全面均黄矣。若再失治疗的时候，及不明黄的原因，不知治法，又一延稽，通身均成黄色，黄毒迷漫，遍体强硬，抽搐随之即起，危在顷刻，虽有治疗方法，亦莫能挽救也。此症由娠母感受湿热，发为淋带，日久成毒，蒸为黄色，传于胞胎。故婴儿在胎元时，已蕴藏湿热之毒。落生后一二日间，必行发作，通身面目皆放黄金色。外象是壮热，大便闭结，小溲短赤等症。治法应用地黄茵陈汤煎剂，清热、解毒、活血、利湿，自可渐渐黄退身安，切不可待其黄毒侵及神经，再行医治也。然须辨明此婴儿之胎黄症，与五岁上下所患之黄胆不同。胎黄为先天之湿热结毒而成，无论如何亦须向体外发作，是由内而外的，病能不复杂，治疗之法即减易。只要对症施治，见效不难。若黄胆则大异，其外部的病形病能，虽可与胎黄症相滥，而其成病的原因，及其治疗之方药，种种不能相同。盖黄胆为湿温误治及失时，转向里攻，复经庸医用滋阴养血等腻药，以希退热。孰知表邪不解，湿温即由滋阴养血药，引导之入于血分。肝胆首当其冲，因热而涨溢，脾胃继之，湿蒸而成黄，是症自外来而入内，复由内而发于外，病能病形均复杂。治疗之法，自不能如胎黄之简单也。关于黄胆症，后尚有专条论断，其病能及治法，再行详细的帮助。兹先将地黄茵陈汤方列下：

地黄茵陈汤方

（专治胎黄）

细生地（八分）当归尾（七分）净猪苓（八分）天花粉（一钱）赤芍药

（八分）赤茯苓（一钱）绵茵陈（一钱）建泽泻（八分）黑山栀（五分）小木通（五分）青连翘（七分）生甘草（二分）以上各药共享水一茶碗，煎成少半茶碗，放在乳瓶，令婴儿吮之。面目标黄色，即渐渐退为淡黄。斯时儿之壮热，亦能减轻成平热，渐可安睡，手足的偶一掀动之现象，于无形中停止其任务。过一夜后，小溲畅行，光赤红，嗅之有腐臭味，继见淡黄，终则长清，湿热之毒，始由膀胱宣泄净尽。同时大便，亦行润下，作深黄兼绿色，也有腐臭味。是湿热蕴毒，由脾胃顺降至大肠，荡涤而去也。至此热必全退，黄去而肌肉转红活，啼住乳吮，胎黄之毒，才完全解除，回复婴儿自然的状况也。若已误治，湿热结毒，向内抗进，侵及神经，浸浸有抽搐的症状，或已经微现抽搐。按胎黄的病能、及危急之状态，到此地步，医药之力，恐不足以追及。本不能挽救，然为医者，不可因病成不治，不为设法用峻烈之剂，以希死里求生，任其云亡也。以吾设想，只要黄毒未至弥漫，全身四肢未至强硬，虽热侵神经，已起抽搐，尚可用药拯救，以希万一。至终不能救，病儿的家长，只要明白生理与病态，万无恨怒医者之理。故吾敢大胆拟一方药，或可转危为缓，黄毒之攻进停止，性命自可保留，方能从容疗治。险象已去，仍可用前方地黄茵陈汤与服，即能渐渐痊愈也。其救急的方药为何，犀角地黄解毒汤是也。犀角虽过凉性猛，然非此不足以清血退热。只可猛一服之，万不可频用，切切注意，犀角地黄解毒汤列下：

犀角地黄解毒汤方

（治胎黄误治，转成抽搐急症）

犀角（镑因四分，另煎兑服）小生地（一钱）赤芍药（一钱）青连翘（一钱）细木通（八分）生山栀（五分）牡丹皮（七分）紫地丁（一钱）荆芥穗（六分）苦桔梗（七分）生甘草（三分，为引）以上各药，除犀角另煎兑服、及煎制之法另条录出外，其余各药共享水一茶碗，煎成十分之四碗，倒在其他盂中，再兑上犀角汁与服即可。

煎犀角汁法：

取顶上犀角（镑因，四分），放沙壶或铁磁盂中，多加水慢火细细煎之。须煎至百余沸，仅剩半酒杯即成。倒出后放在一边，待煎剂成后，再兑入药汁中。煎时用文火法，并须用新竹筷频频搅之，不使其沫沸出。恐其精华随沫沸出，与病无济也。至于煎剩的渣，可再加水煎之，与儿作饮料服，其力量尚能清血中余毒也。

论脾胃之实热虚热

脾胃亦为人体重要脏腑。脾为脏，胃为腑，胃为脾之表，脾为胃之表，有互相连带之关系。在胃有病之时期，脾有时不连带同病；若脾有病时，则胃无有不连带同病者。脾实胃必热，其现象环唇红燥，或者崩裂起皮，牙龈内必掀肿而红紫，大便必色深黄且兼黑，或燥结不通。此时即身体发热，食欲不振，精神疲倦，或呕吐味苦兼酸，或大渴消水而泻黄汁。凡此等之症形，是胃热脾实而不和也。大部分为伤食停饮，日数一多，脾胃均因滞生实热，是内里蕴成之热，而非外感温邪所发生的表热也。此点必须注意。以外感的表热，用清下之药，即可退净。且最忌攻下剂，恐外邪下陷，热向里攻，起神经受炙而发抽搐，或外邪逗留中焦以成结胸。而此之内部实热，不用清下之药，直不能去之也。故治此等内里实热之症，生石膏可用也，酒川军亦可用也。如用生石膏，是用以清理脾胃之实热为主；如用酒川军，是用以荡涤肠胃而撤实热为主。若是其热尚未洪壮之程度，二者不可以兼用。只要用其一，再佐以消滞清火通气等药，即可治愈也。脾力，既虚本无热，所以热者，因虚亦能生热，使之然耳。脾虚胃即不能和，消化之能力薄弱也。其现象是全身微作热，而时有微汗，其手足心及前额后脑，必较他处炽热。口虽作渴，而唇必惨白，口气必微弱。以手按之，而热不蒸手。或宿食不能消化，见乳而不欲食，有时或吐或泻，此是脾虚胃热，虚热之症也。治法应以养脾为主，脾能传化谷气，胃之虚热自平。万不可再用消滞清热药，以求速急退热进食。此已受伤的脾胃，转因克伐太过，愈行败坏成为痞积臌胀，成疳劳肢体漫肿也。应用钱东阳之补脾益黄散，或调气益黄散，因症而用可也。若恐调气益黄散内之虫类燥血，可用六君子汤，加藿香、胡黄连，补虚去热。

少加活灵药，以防其臌滞，亦是善法。如脾虚腹肿，肠时空鸣，因伤食而起者，以指弹之如鼓声，以手按之如棉软，是气虚极，脾已无运用力。切不可用有通性药品，以防其虚脱也。宜用六君子汤，加黄、浓朴，温中固气，助其慢慢自能运化也。如脚与腿肿，加宣木瓜、大腹皮、紫菀茸等药，就补气药中，宣其下部络膜以消肿。补虚益气药，亦可以借其宣力，以调和滞性也。

论脾湿

湿由脾气虚弱，不能运化以行水，水性凝滞不动，日久腐化，转侵脾土，以成种种湿症之象也。其症象面色暗白，皮肤粗糙不润，口唇晦紫而不红活，或痰易动而不化，或食饮稍伤，立即泄泻，或下利清水，或呕吐酸腐，或身体发热而易汗，或四肢倦怠而头重，凡此等症象，均为脾湿症也。治法以苍术

、白术为主药，加土炒杭芍、木瓜片、花槟榔、半夏曲、广陈皮、赤茯苓、车前草、炙甘草、乌梅药等药，加水煎成浓汁，乘温服之，定能渗湿起脾也。如伤停水，脾气不能运化，因之生痰饮者，治法宜用消导二陈汤，加炮姜、姜竹茹，炒枳壳，即可导行痰饮，而消食健脾也。其消导二陈汤方列后：

消导二陈汤方

茅苍术（一钱）焦白术（一钱）广陈皮（钱半）半夏曲（二钱）茯苓块（二钱）炒神曲（二钱）西砂仁（一钱）炙甘草（五分）以上各药共享水二茶碗，煎成浓汁四分之三茶碗一次与服。此药为五岁上下小儿服剂，若一岁上下小儿须减半。如四肢身体面部等处，生有癣及湿疮，是脾湿外出，湿气散化象。切不可皮肤外间用药涂擦，以截遏湿的出路，只可内服清热利湿药，脾间气化一通，湿即随气而散。其皮肤外部无根之湿毒，不用治自能干痂而愈也。

论肺热肺寒肺虚各象及治法

肺热之象，为右腮独现红色，至午后红色尤盛而作烧，鼻孔干燥作痒，两目白球现红丝，或全蒸红酸涩流泪，热胀而且痛，鼻息粗促，或口气急发喘，或咳嗽吐黄浓痰，或咳不能畅，肺气胀满而胸博微高，或气逆痰涌而咳不出，面部壅急顿成赤色，或大便燥结，肺热移于大肠也，或大便泻黄水，肺热极下迫大肠也。肺与胃相邻，肺热胃必波及亦生热，停滞作酸，胸闷呃逆，头晕目眩，饮食无味，舌苔黄浓而腻，时作呕吐，口发臭气。凡此等现象之病形，直接与间接，均肺热使之然也。未有表热现象者，是无外邪的感染，当纯按肺热治疗，应用清热肃肺药即可，热去肺气自能通畅，咳嗽能平，痰饮亦消也。万不可用散风邪药治肺，反致肺因风药鼓荡，热愈甚也，今拟一专清肺热兼治胃之方如下：

清热肃肺平胃通络方

栝蒌皮（钱半）苦桔梗（钱半）泥杏仁（二钱，炒）广陈皮（钱半）薤白头（钱半）炒枳壳（钱半）鸡内金（二钱）淡竹茹（钱半）青连翘（二钱）鲜枇杷叶（二钱，布包，为引）水煎。此药为五岁上下小儿之方剂，若在周岁上下小儿须减半用之。此方连进二服，无外感的内热，及肺热胃满滞气闷等症，均能治愈也。其成方清肺热之泻白散，万不可用。以该方中的桑白皮、地骨

皮，均为治肺阴之药，其性走阴分，清肺中血分之热，恐引热入阴。病本在气分，误引入血分，不但不能清肺热，乃至热入愈深，变症歧出，治疗更须费手续也。肺寒之象，为鼻流清涕，气逆咳嗽，时吐稀痰或白痰，肢体时有恶寒象，面色痿白，舌苔白腻，小溲清长，大便溏泻，饮食无味，食欲不振，口中时泛淡甜水。凡此等病象，是肺寒的。